

# 《中亚简史》

原名《突厥斯坦简史》，作者巴托尔德(V. V. Barthold, 1869—1930年)，1922年在塔什干出版。书中简述了中亚各族人民从古代到19世纪的历史，多处涉及我国新疆地区，所以对我们研究新疆历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亚简史(外一种)》有英译本、日译本问世。此中译本据英译本译出，并据俄文原文进行了校订。除原书和英译本注释外，又选用了巴氏文集俄文版编者的若干条注释。

巴托尔德(Bartold, 1869~1930): 原苏联东方学家。又名威廉·巴托尔德。生于彼得堡，1891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900年因两卷本成名作《蒙古入侵时代的土耳其斯坦》获得博士学位。1913年起先后任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伊斯兰世界》、《穆斯林世界》刊物组织者兼编辑，原苏联突厥研究所所长、科学院院士。一生撰写了400多部学术著作。他认为，一切宗教都必然要适应实际生活状况，但较之其它一些宗教，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伊斯兰社团曾在文明民族里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研究伊斯兰教的主要著作有：《关于法国—穆斯林关系问题》(1915)、《伊斯兰教》(1918)、《里海沿岸地区在穆斯林世界史上的地位》(1925)、《穆赛里姆》(1925)、《古兰经与大海》(1925)等。为《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撰有250多条辞目。原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了9卷本《巴托尔德文集》，其中第6卷是有关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历史的著作。他是世界公认的最杰出的伊斯兰研究学者、东方学家。尤其对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目 录 （大致内容）

### 一

古代的中亚

中亚的希腊人

游牧民的移动

唐代时期的当地文化

### 二

阿拉伯人的征服

突厥人

### 三

黑汗王朝

哈孜那朝和塞尔柱人

西辽

花刺子模沙

### 四

蒙古的征服

屈出律

成吉思汗与花刺子模沙

蒙古对中亚的征服

长春真人的旅行

## 五

成吉思汗后裔  
中亚蒙古的统治  
察合台汗国  
阿米尔统治者  
花刺子模

## 六

帖木耳  
帖木耳后裔

## 七

乌兹别克汗国  
18 世纪  
19 世纪

## 古代的土耳其斯坦

俄国最南部地区土耳其斯坦很早就被卷入古代世界文化交流中。我们关于黑海北岸希腊城市的知识可以追溯到比土耳其斯坦更早的时期,但这些城市作为外族居留地来说,对当地文化生活并未留下什么深远的影响。在外高加索只有一些边区曾受到亚述文化的影响。外高加索各族中只有阿尔明尼亚人作为波斯诸王的属民曾被提到过。当时他们主要居住在现在俄国版图以外的地区,即今波斯或土耳其境内。关于阿尔巴尼亚人<sup>①</sup>和伊比利安人的最早记载仅见于庞培<sup>②</sup>征战时代(公元前1世纪)。

土耳其斯坦的古代居民(包括定居的<sup>③</sup>和游牧的塞种人)与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君主国的波斯人一样,是属于伊兰人

① 在阿尔明尼亚史料中写作阿尔万克(Alvank),指住在今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库尔河下游的民族。——英译者

② 庞培(公元前108—前48年),为罗马前三雄之一。——汉译者

③ 即外里海地区的安息人、大夏人(木尔哈卜河沿岸地区也属大夏)、阿姆河下游的花刺子模人和扎拉夫尚河流域的粟特人。——英译者  
英译本在此书古代部分中把阿姆河、锡尔河分别译成Oxus(乌浒水)和Jaxartes(药杀水)。为通俗起见,汉译文从俄文原本分别译为阿姆河、锡尔河。——汉译者

种。伊兰人的原居地仍是个未解决的问题。现存多数材料表明,伊兰人象后来突厥人一样,是由东向西推进并从中亚进入东欧(黑海的斯基泰人)和波斯的。波斯的前伊兰居民的残余在东北部很早就已消失,但在西南部则残留较久。有理由认为,这种前伊兰居民与所谓“雅非特成分”<sup>①</sup>(即前亚的非闪族居民,其现代遗存为格鲁吉亚人及其它一些高加索族)有亲属关系。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近来确定在坎巨提(兴都库什山南部)存在一种“雅非特”语言<sup>②</sup>。不清楚这些“雅非特成分”是该地区的土著,抑或是从西方迁来的移民。

在波斯西部,伊兰人曾受到有文字和国家组织的民族的影响。他们又把这两种东西传给了其东部的同族人。可把伊兰人进入前亚与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兰克人在西方熟悉了高卢的国家联合体观念,并把它带到东部日耳曼国来。

在中亚伊兰人独立文化生活的早期阶段,花刺子模人曾起过显著作用。近来证明,后来成为伊兰人宗教的拜火教源自花刺子模。从希罗多德书中(Ⅱ,117年)也可看到,早在波斯帝国建立之前花刺子模在中亚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一事实符合一般历史现象,即文明大都首先产生在大河流的下游一带,例如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就是如此。

之后,文化的领先地位从花刺子模转到了大夏。那里有波斯阿赫亚尼德朝的总督驻扎,并从那里传播了印度文化的影响。

① 此为马尔(1864—1934年)首次提出的用语,已陈旧。——英译者

② 洪扎和那加地区的布鲁沙斯基语只能在某些句法结构方面可与高加索语作比较。——英译者

响。

## 中亚的希腊人

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帝以前关于中亚的记载是微不足道的。大流士的波斯碑铭在历数被波斯人征服的地区时，关于征服本身和那里发生的事件都语焉不详（安息和大夏例外）。但大流士陵墓上的浮雕像可说是“具有特色的、有价值的民族学博物馆”<sup>①</sup>，其中雕有帝国所有民族的代表，也包括中亚各族，都着本民族服装。

花刺子模人和印度人都参加了克塞尔克斯对希腊的征战，亚历山大时代，在花刺子模和印度都存在不受波斯管辖的统治者。这个事实表明，在东方，帝国的版图有所缩小。

我们关于土耳其斯坦的最早地理知识要归功于亚历山大的征战活动。但也仅限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或者更确切些说，即沿这两条河流的中游一带地区。即使在稍后时期，希腊人关于这两条河流下游仍持有一种错误观念，他们认为这两条河流是注入里海的。东部伊兰人的文化发展远逊于西部伊兰人。这方面粟特人又低于大夏人<sup>②</sup>。不过粟特人那里也有城市，虽然规模小些。亚历山大曾不得不攻下许多“设防坚固的地方”（*erymata*），即当地占有土地的贵族城堡。这些城市之一的名称——马拉坎大尚残留在今萨马尔罕一名中。当时有

<sup>①</sup> 此为魏斯巴赫在其《大流士墓上的楔形文字碑铭》一书中的用语。关于浮雕像可参看萨尔蒙和赫茨菲尔德的《伊朗的浮雕像》一书。

<sup>②</sup> 近十年来考古工作表明，巴氏低估了古代东伊兰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水平。——俄编者

关于大夏产米的记载，但没有关于粟特地区农作物品种的记载。在锡尔河以北似乎既不存在城市，也无农业。许多地理学上的细节仍然模糊不清。因为不论是亚历山大的征战日记（依其命令是记有的），或是有关其战事的原始材料，都未留传下来。

在亚历山大及其在亚洲的后继者塞流克朝统治下，一些新的城市（如亚历山大里亚城、安提奥赫城、塞流克亚城等）在土耳其斯坦建立了起来。一个安提奥赫城建在锡尔河的北部。两个安提奥赫城建在木儿哈卜河，后来它们各以下面的名子知名：上谋尔夫（今阿富汗境内的巴拉-木儿哈卜）和下谋尔夫。当安提奥赫·索特尔时代（公元前280—261年），谋尔夫绿洲周围曾筑有防御游牧民的长垣。这是中亚地区首次筑有这一类型的东西<sup>①</sup>。独立的希腊-大夏王国在中亚建立后（公元前3世纪中期），仍继续修建新城市。当时粟特地区是它的组成部分。尤克拉提德王国（公元前2世纪）被称做“千城之固”。从亚历山大时代起与印度的密切关系也大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希腊-大夏诸王曾对印度产生过侵略意图。

## 游牧民的移动

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大夏王国的北部和之后的南部诸地为中亚游牧民所征服。他们不久又征服了印度的若干地区，并在希腊文献中以斯基泰这个通名而著称。在同一世纪，开始了中亚与中国的交往。希腊-大夏王国的灭亡是同时见诸远东（中国）和西方（希腊）历史记载的世界史上的首次事件。

<sup>①</sup> 苏联考古家发现了这些长垣的遗址。——俄编者

我们关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7世纪间的中亚所能知道的一切，几乎都取自中国史料。俄国比丘林神父汇编了这些材料（《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编》，圣彼得堡，1852年）<sup>①</sup>。我们关于大宛（费尔干）、新疆定居区及中亚草原游牧民的最早知识也要归功于中国人。希腊人在粟特地区，中国人在大宛和新疆都曾看到很发达的农业和城市生活。中国人从大宛传入了葡萄和苜蓿的栽培方法。由于地近游牧民之故，大宛的养马业曾很发达。中国人为了得到那里的良种马，甚至曾组织过军事远征。另一方面，大宛居民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打制金银用具和铁制武器的技术。当伊斯兰教传入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些手工艺在费尔干仍很兴盛。

两个游牧民族（伊犁地区的乌孙和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在这之前不久到达土耳其斯坦，这一点和导致希腊—大夏王国覆灭的民族迁移有关。中国史料没有提到东部与乌孙、南部与月氏接壤的康居在这次迁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未谈到康居是当地的原居民抑或是象其邻人一样的新来者。现在已确定<sup>②</sup>月氏就是当地钱币上和西方史料中Kush或Kushān<sup>③</sup>族一名的汉语发音。该族的一部，即中国史籍上的“小月氏”留在新疆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大月氏和小月氏又称做吐火罗。显然，Kush或Kushān一词主要含有政治意义，而吐火罗一词主要含有族的意义。吐火罗斯坦地区因吐火罗人而得名。这个地区当伊斯兰教时代在狭义上指巴尔赫和巴达克尚之间阿富汗北部地区，广义上指阿姆河上游左右支流的全部地区。从和内蒙古

① 1950—1953年又再版过。——英译者

② 这一问题并未解决。——英译者

③ 即汉文史籍中的贵霜。——英译者

部地区（这里吐火罗人曾住过）发现的佛教文献的语言来看，吐火罗人似为亚利安族<sup>①</sup>。乌孙和康居的族源尚不能确定，中国人说他们是游牧民，但又提到似为游牧民征服的农业区的五小王康居领地。这些农业区应位于塔什干附近、花刺子模、扎拉夫尚（卡塔—库尔干和布哈拉附近）及卡什卡河流域（沙赫里萨卜孜附近），萨马尔罕在公元5世纪前尚不见于中国史籍。这点符合希腊史料的记载，那里说萨马尔罕曾毁于亚历山大。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是，萨马尔罕周围地区在几个世纪中失去了以前的重要性，以及扎拉夫尚河谷的文化中心移于卡塔—库尔干附近。这个基于希腊和中国史料上的结论也为某些考古学材料所证明。

中国到前亚的商路开辟于公元前2世纪，稍后它成为中国丝绸出口的主要通路。希腊—罗马的玻璃和琉璃也通过同一道路输入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玻璃工业在中亚发展了。同时在东方的影响下，当地金属工业也获得了发展。波斯先是在安息朝，稍后在萨珊朝时代，曾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他们曾力图阻碍中国与罗马帝国间建立直接关系，藉此来保持其商业居间人的有利地位。在萨珊朝时代，波斯人握有世界贸易的最重要的陆海通道。萨珊朝波斯、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以及希腊—大夏文化的余波对提高中亚伊兰人，尤其是粟特人的文化水平起过作用。

那个时期中亚的政治生活只限于当地统治者（尤其是在新

① 这个问题尚在讨论中。——英译者

近十几年研究表明，公元前2世纪侵占大夏的吐火罗人的语言应属东伊朗语的塞语组。它与其文献在新疆发现的所谓“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占有特殊地位）并不接近。——俄编者

疆)之间的小规模战争,以及游牧民的入侵和征服。除当地统治者外,中国人有时也进行反对游牧民的斗争。公元6世纪时,土耳其斯坦的南部为嚧哒(Haytal<sup>①</sup>,即希腊史料中的Hepthalites)所征服(他们也似为伊兰族),于是“贵霜”一名就转用来称呼他们<sup>②</sup>。粟特人也臣属于嚧哒人。嚧哒的牙帐设于巴达克尚山区。他们对印度的进军未获成功<sup>③</sup>。根据史料,6世纪中(563和567年间)嚧哒王国为突厥人所征服。后者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从中国北边到波斯和拜占庭边境的极其广袤的游牧帝国。这一点说明,为什么我们关于这个帝国的史料一方面来自中国,另一方面来自波斯、希腊和阿尔明尼亚。这个时候,游牧的伊兰人最后被赶出中亚。到7世纪时,伊斯兰教徒在那里已碰不到他们了。定居的中亚伊兰人,即粟特人则善于利用突厥帝国的广袤和强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握有丝绸贸易独占权的粟特人的商业利益使得突厥和波斯人的关系破裂,并导致突厥和拜占庭之间使节的往还。与中国的贸易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萨马尔罕的东门被称为“中国门”。粟特人的居留地出现在通向中国内地的所有通道上——从经和阗和到罗布泊的新疆南部的南路直到经七河地区的最北路<sup>④</sup>。在七河地区及锡尔河东部(这里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只见有游牧民),7世纪著名的旅

① Haytal 为阿拉伯语形式。读作 Habtal 更好些。——英译者

② 这一问题尚未解决。Kushan 一名似残存于兴都库什(Hindukush)这一地名之中。——英译者

③ 在取得巨大的、但不巩固的军事胜利后,北印度一度臣属于嚧哒。——编者

④ 关于粟特人的殖民活动,参见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新的研究有伯恩施坦、普里卜兰克、克里亚施托尔内的论文。——俄编者

行家玄奘(629—630年)见有农田和商业城市。

## 唐代时期的当地文化

唐代(从618年始)中国的政治势力达于顶点。这一时期的中国史料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土耳其斯坦物质和精神文化较为详细的材料。例如提到卡什卡河和扎拉夫尚河河谷中水稻及玉蜀黍、小麦的栽培。在包括费尔干在内的三个邦国中见有公羊式的镀金王座,而在布哈拉王座则为骆驼式的。这些中国史料也为拜占庭使节的报道所证实。他们在突厥可汗的牙帐那里见有由四只金孔雀支撑的镀金王座,和并不劣于拜占庭出品的动物银像。显然,王座和动物像都是被征服的中亚伊兰人的制品,而不是突厥人自己制作的。甚至在伊斯兰统治的10世纪中,木做的动物像——马、牛、骆驼及其它动物——尚见于萨马尔罕的广场上。在库沙尼亚<sup>①</sup>(扎拉夫尚河北,今卡特-库尔干区)城附近有画有壁画的建筑物:北面墙上画的是中国皇帝,东面墙上画的是印度婆罗门和突厥可汗,而西面墙上画的则为波斯王和罗马皇帝。

突厥人使用的文字借自中亚伊兰人。公元567年派到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使节携去了一封写有“斯基泰字”的书信。最古老的突厥字母用于保留到现在的一系列碑铭中。其中最大的为在蒙古鄂尔浑河畔发现的、属于公元732年和736年的两个碑<sup>②</sup>。丹麦学者V. 汤姆森就是靠它们才得以解读出这种字母的。在俄文中两者(指字母和碑铭——汉译者)都因鄂尔浑而

① 即汉文史籍中的焉耆国,贵霜国,亦称何国。——汉译者

② 指著名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汉译者

得名。其它年代不详的碑铭（从字型来看较为古老，大约属7世纪）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sup>①</sup>。字数不多的鄂尔浑文碑铭也在土耳其斯坦和塔拉斯河谷即阿乌里亚阿塔<sup>②</sup>以南发现。这种字母来自粟特文，即中亚伊兰人的文字。最古的粟特文样品为在中国敦煌附近长城故垒中发现的商业文书。回鹘（即古代维吾尔）字母来源于粟特字母这一点比较肯定。从年代上说，回鹘文是突厥人使用的第二种文字。它因为为新疆突厥族起源的首批（？——英译者）定居民<sup>③</sup>使用而得名。粟特文和回鹘文我们可从约属于7世纪的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文献中看到。粟特语文献是用一种语言写成，但有方言的差别。不论是其语言抑或是方言都不能确指其地点<sup>④</sup>。粟特语文献都是在新疆发现<sup>⑤</sup>。那里由于气候异常干燥而使得从各地携来的文献保存得很好。

① 近年研究表明，叶尼塞河流域鄂尔浑文碑铭属于10世纪左右。——汉译者

② 即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江布尔城。关于在今吉尔吉斯塔拉斯河谷发现的古突厥文碑铭，参见最近出版的论文集《吉尔吉斯新发现的碑铭》，伏龙芝，1962年。——俄编者

③ 指回鹘人。关于回鹘人是否为新疆第一批突厥族定居民的问题尚未解决。一些人认为公元840年回鹘人西迁新疆以前，吐鲁番盆地已有突厥族、拔悉密等操突厥语的人居住。——汉译者

④ 粟特语文献中的方言差别很小。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与佛教文献的差别是因为佛教徒粟特人保留了历史正字法的原则，而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分别使用摩尼字母和叙利亚字母）中的正字法更接近8—9世纪的实际发音。依李夫希茨的意见，粟特书面语的基型（如4世纪初敦煌出土的粟特语“古代书信”和木格山出土的文书所表明的）为萨马尔罕方言。——俄编者

⑤ 现粟特语文献也在粟特当地发现。其中重要的为木格山城出土的文书，属8世纪初，见《粟特文集》。——俄编者

语言特点和某些术语（如月份名称）与11世纪伊斯兰作者贝鲁尼谈到粟特语时所说的正好吻合。希腊人给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起名叫索格底亚那（Soghdiana），而伊斯兰地理学家只把这一名称用来指扎拉夫尚盆地<sup>①</sup>。至于贝鲁尼提到的粟特语，我们不知道它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往北和往西传播到多远。

不同宗教的代表使用不同的文字。佛教徒粟特人采用当地的粟特文字，而摩尼教徒和景教徒则用他们自己的文字<sup>②</sup>来书写当地语言。在回鹘突厥人那里，佛教徒有时使用梵文字母<sup>③</sup>。稍后，所有三种宗教的代表文字都转用回鹘字母。一些摩尼教文献以两种文本传至今天，一种用摩尼文字，另一种用回鹘文字。新疆的两种书面语言，即北部（库车附近）和南部（和阗以东）的语言保留到现在的仅为佛教文献<sup>④</sup>。北部的语言被德国人和法国人错误地称做“吐火罗语”，它属于印欧语系，但既不是伊兰语，也不是印度语。现在尚不能确定它属于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哪一个民族，以及这种人在印欧人迁移中所占有的位置。南部语言则属于伊兰语族，并且似乎把它称做“吐火罗语”较好<sup>⑤</sup>。

① 10—12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家所用粟特（Soghd）一语也包括卡什卡河流域。——俄编者

② 指摩尼字母和叙利亚字母。——汉译者

③ 应为婆罗米字母中亚变体。——汉译者

④ 近来发现有用古代龟兹（库车）语写成的摩尼教文献。——汉译者

⑤ 一般认为它属于伊兰—塞语（Iranian-Saka）。——英译者

现在一般称之为和阗—塞语。属印欧语系伊兰语族分支。而北部的所谓“吐火罗语”则为在印欧语系中占特殊位置的語言。它在印欧语系中的具体位置尚未解决。二次大战后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发现真正的吐火罗语碑文后（使用希腊字母），新疆北部的这种语言应称龟兹—塞语。——汉译者



在新疆尚未发现有波斯和中亚西部伊兰人的民族宗教——拜火教的文献。土耳其斯坦的拜火教有一些不同于萨珊朝波斯拜火教的地方特点。其特点之一为一种骨匣（Ossuaries）。这是些绘有画（有时为浮雕）的小黏土匣子，里边装有肉体腐烂后的骨头，因为土地不允许被腐烂的尸体所玷污。这种骨匣只在俄属土耳其斯坦发现（即在从扎拉夫尚的卡塔—库尔干到七河的匹施派克一带）<sup>①</sup>。其上的绘画不论对宗教史家和艺术史家来说都同样有价值，它表明存有希腊艺术传统和萨珊朝波斯艺术的影响。

有一些关于前伊斯兰时代土耳其斯坦、尤其是其首府萨马尔罕宗教生活的史料。在这些地方，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sup>②</sup>团体一直存在到10世纪。佛教早在前伊斯兰时代在萨马尔罕及其它地区已消失，但在吐火罗斯坦（广义上的）它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一直存在到伊斯兰教征服时代为止。

政治上，土耳其斯坦分成若干小王国。势力最大的统治者是萨马尔罕王，他像费尔干王一样拥有依赫西德的称号。但即使依赫西德也只不过是占有土地的贵族中的首领而已，并且也像他们一样被称为狄康。狄康们住在设防坚固的堡垒中（其遗址，即所谓的“宅堡”存在于土耳其斯坦的许多地方），并从那里控制全国。在这方面，公元7世纪的土耳其斯坦与公元前4世纪的土耳其斯坦很少有什么区别，尽管有贸易和工业上的进步。城市不大，这一点已为中国和伊斯兰史料以及考古发掘出的遗址所证实。前伊斯兰时代萨马尔罕遗址阿夫拉西亚普

（全国的首府）所占面积不超过二平方公里<sup>③</sup>。在信仰佛教的吐火罗斯坦，城市生活则有长足的进步。忒耳迷（其次要城市之一）的面积与萨马尔罕相等。巴尔赫（古代巴克特拉）很可能更大些。这一点也为巴尔赫在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中在土耳其斯坦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证明。

公侯们臣属于突厥汗，并且有时也臣属于中国皇帝。只有现在外里海地区到谋尔夫的一部分属于萨珊朝的波斯。萨珊朝形式的钱币在一些地方铸造（如萨马尔罕、布哈拉和花刺子模）。罗马的建筑技术通过萨珊朝波斯的中介表现出其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例证是萨马尔罕用来引水入城的“铅制管道”（jū-yiarziz）<sup>④</sup>。

<sup>①</sup> 这种骨匣也在新疆库车发现。——译者

<sup>②</sup> 据俄文本改，英译本此处为佛教。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我国古籍上称为景教。——译者

## 二

### 阿拉伯人的征服

阿拉伯人是在亚历山大后从西方侵入土耳其斯坦的第一个民族。他们的征服使土耳其斯坦的一部分再次附属于前亚。阿拉伯人把阿姆河彼岸的地方——Mawarannahr(逐字译为“河外地”之意<sup>①</sup>)合并于萨珊波斯东部地区的呼拉珊。谋尔夫城成为整个呼拉珊地区的首府。萨马尔罕则成为河中地<sup>②</sup>的首府。从军事观点看，屈底波·依宾·穆斯林(705—715年)总督的远征非常重要。他于712年占领萨马尔罕，并且这是我们除阿拉伯史料外，又掌握某些当地报道的<sup>③</sup>关于阿拉伯征战活动的少有情况之一。当地统治者曾经请求突厥汗和中国皇帝帮助来反对阿拉伯人。8世纪30年代末，在锡尔河上阿拉伯人对突厥人的胜利导致突厥游牧帝国的解体，虽然阿拉伯人并未穷追他们到草原地区。751年在塔拉斯河谷对中国的胜利解决了两种文化——前亚(伊斯兰)或远东(中国)——哪一个应统治土耳其斯坦的问题。阿拉伯人自己把土耳其斯坦看作一个从中国皇帝那里夺来的地区。

<sup>①</sup> 汉文一般译为河中地。下同。——汉译者

<sup>②</sup> 公元712年萨马尔罕王写给中国皇帝的一封信。

阿拉伯人在其征战中曾到达过喀什噶尔<sup>①</sup>及锡尔河地区的东部。而实际征服的地方只到费尔干的东边、乞尔乞克河谷及花刺子模。概言之，只到农业区与草原接壤的地带。8世纪曾建有一长垣来保护乞尔乞克河谷免遭游牧民的入侵。类似的长垣曾保护过萨马尔罕地区，即狭义的粟特。这些墙垣遗址以土垒的形式一直保留到今天。呼拉珊地区的总督或阿米尔直接由哈里发或专管哈里发帝国东部地区的最高总督来委任。这些不断更换的总督利用其任职的短暂时期攫取财富。并将其传给后代。当地的王朝虽然完全臣属于呼拉珊阿米尔，但尚继续存在一个长时期。有时阿拉伯阿米尔与当地王一起进行统治。

8世纪中期，起于呼拉珊的一次运动使得哈里发的白衣大食王朝垮台，代之以黑衣大食王朝。由呼拉珊人，即中亚伊兰人组成的武装队(稍后又加进了突厥人)构成哈里发在东方的主要保卫力量。呼拉珊出身的高官在哈里发帝国的中心，尤其在东部地区握有最高职权。在黑衣大食初期，巴尔玛克家族为炙手可热的大臣。9世纪他们从哈里发那里获得了统治河中地各省的大权，并从公元900年起成为整个呼拉珊的阿米尔。巴尔玛克(巴尔玛克朝的始祖)和萨曼胡达特(萨曼朝的始祖)都是出身于巴勒赫地区(这一点表明该地区的重要性)，他们两个在呼拉珊总督阿萨德的统治下都获得了高位<sup>②</sup>。725年巴

<sup>①</sup> 阿拉伯人是否到过喀什噶尔尚待问题。——英译者

<sup>②</sup> 此处英译文与俄文原文有出入。仍按英译文翻译。——汉译者

这里虽有脱文。这里不仅应指巴尔玛克家族，也应指萨曼家族。正是萨曼家族在9世纪从哈里发那里获得了统治河中地各省的大权。而从公元900年起，在布哈拉统治者伊斯马依勒战胜了阿米尔·本·莱斯·萨法里德后，萨曼家族就成了整个呼拉珊的阿米尔。——俄编者

尔玛克奉阿萨德之命，重建了当阿拉伯人征服时期被破坏了的巴勒赫城，并把附近阿拉伯人建立的巴鲁坎城的居民迁到那里。这是伊斯兰历史上藉废除伊斯兰教徒建立的城市来恢复一个建于前伊斯兰时代城市的唯一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战败者对战胜者在文化上的胜利是发生在伊朗的佛教地区。其它如关于玛德拉萨（一种特殊类型的伊斯兰教神学最高学府）的起源，中亚最早苏菲派<sup>①</sup>的故乡，以及波斯语和文学在中亚的复兴的记载，也都与上述伊朗佛教地区有关。另一方面，在伊斯兰时代，佛教伊朗地区（一般说即中亚伊朗）采用了大家认为由巴尔玛克朝和萨曼朝代表的（西部）伊朗的行政传统。当萨曼朝的建立者伊斯马依勒（892—907年）仅统治河中地的时期，他的官邸是在布哈拉，而不是在首府萨马尔罕。在臣属了阿姆河以南、以西的地区后，萨曼朝仍驻扎布哈拉，于是前呼拉珊总督府的行政中心转到了阿姆河以北。

10世纪萨曼朝时代是阿拉伯地理学达到顶点的时期。这种文献的主要作品已为荷兰东方学家德高叶（De Goeje）所刊布<sup>②</sup>。这些著作详述了当时伊斯兰教世界的所有地区的城镇、河流及灌溉系统，并有关于工业、风俗习惯、宗教甚至方言的材料。关于萨曼朝时代土耳其斯坦的史料比起以前和以后时代来，都来得特别丰富。

由于阿拉伯地理学家之功，我们得以能够否定那种把中亚气候条件的变化说成是由于干燥化过程所致的理论。关于10世纪土耳其斯坦的详细记载表明，当时耕地和草原的分布情况大

<sup>①</sup> 伊斯兰教中的神秘派。

<sup>②</sup> 收入《阿拉伯地理文化》卷一——卷八中（《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Vols I—VIII）。

致和现在一样。这一点说明，即使干燥化过程存在，但它进行得如此缓慢，以致于千年之内看不出什么影响来。

同样的史料说明，当伊斯兰时代的最初数世纪中，土耳其斯坦有了迅速的进步。公元7世纪时土耳其斯坦差不多和公元前4世纪的情况一样，其文化发展远不能和当时的萨珊朝波斯相比。但到10世纪时，它已和古代文明的其它国家没有什么差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城市规模大大扩大了，工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土耳其斯坦，阿拉伯人并没有像在波斯（设拉子和库木）和外高加索（甘贾<sup>①</sup>）那样建立过新的大城市。但在其统治下原有的城市扩大了。把文献记载与现存遗址相比较，很能说明像谋尔夫、萨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城市逐渐扩大的情况。关于前伊斯兰时代城市的布局，我们现在已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其组成部分如下：

1. 内城（shahristan） 可以谋尔夫的基奥尔—卡拉、萨马尔罕的阿夫拉西亚普遗址及布哈拉的内台部分为代表；

2. 城堡（diz或kuhandiz “古城堡”，由此变为kunduz） 它或位于内城中（如谋尔夫和萨马尔罕）或位于其外（如布哈拉）；

3. 外城（rabad） 固有外城墙（如谋尔夫的基拉金—乞勒布尔吉围墙、萨马尔罕的都瓦里—基亚马特围墙和布哈拉现在的城墙）。

即使在首府转到布哈拉以后，萨马尔罕仍然是土耳其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其商业和工业的中心。从751年怛逻斯战役中中国被俘者那里，萨马尔罕人学会了制造造纸。这种新的

<sup>①</sup> 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基洛夫巴甫市。——俄译者

书写材料逐渐从萨马尔罕传到西方，并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代替了草纸(papyrus)和羊皮纸。另一方面，西方纺织工业的影响先是表现在波斯，从那里又到了土耳其斯坦。萨马尔罕、布哈拉和花刺子模制造的纺织品按埃及城市或法尔斯地区波斯城市起名子。位于萨马尔罕东北部的小城瓦达尔制成的棉织物也颇享盛名。瓦达尔为阿拉伯移民中心这一事实表明，移居土耳其斯坦的阿拉伯人不单是作为信仰的战士来到这里的。在城市生活和工业发展中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从波斯来的移民。仅此一点就能说明粟特语从土耳其斯坦平原上消失的原因<sup>①</sup>。现粟特语仅残留在雅格诺布河谷<sup>②</sup>(有两种方言)。粟特语被与波斯语很少差别的塔吉克语所代替。塔吉克<sup>③</sup>这一原指阿拉伯人的名称，是一个从北阿拉伯塔依(Tayy)部落名称转来的伊兰词。突厥人似把塔吉克<sup>④</sup>一词理解为“伊斯兰教徒”、“属于伊斯兰文化的人”的意义，并用来指称他们所知道的伊斯兰教徒主要群众——伊兰人，而不区分塔吉克人和阿拉伯人。山地居民夏尔查或夏勒查(来自ghar“山”一词)在语言、尤其是在风俗习惯方面与平原居民有很大差别。他们居住的地区称做夏尔奇斯坦，10世纪时，土耳其斯坦的语言(至少在知识阶层中)和波斯使用的语言间差别很小。这可从土耳其斯坦

① 此处巴氏过高估计了波斯移民对波斯-塔吉克语在中亚传布的作用。史料中并未见有这种大量移民的记载。如李尖西茨所指出的，早在阿拉伯人侵入波斯前就已从呼拉珊传布到中亚地区。粟特语先在城市中心消失。在农村地区，粟特语似一直使用到蒙古入侵时。——俄编者

② 在今苏联塔吉克共和国境内。——汉译者

③ 该国史籍中的大食似即来自此字。——汉译者

④ 关于族名“塔吉克”来自阿拉伯语 Tāsi 以及对东伊兰人来说 Tāsi (意为“阿拉伯人”)和“塔吉克”二词的关系并未最后解决。——俄编者

出身的诗人，如鲁达儿在波斯文坛上所占的显赫地位这一事实中看出。花刺子模居民仍继续使用自己的、为其它伊兰人不懂的语言，并且甚至用来写作<sup>①</sup>。之后，这种语言似乎是为突厥语而不是波斯语所代替。作为花刺子模风俗特征的高帽子残留在北部希瓦人和土库曼人中间。某些只残留在希瓦和土库曼人中与灌溉有关用语(如arna“大渠”、yab“小渠”)无疑是花刺子模语的残余。

早在9世纪，河中地已被认为是一个纯伊斯兰国家。其居民参加了反对异教徒的圣战。同一时期左右产生了当地的神学学校，并且伊斯兰教中的哈纳非派取得了优势。死于832年的布哈拉学者阿布·哈非孜(象其墓志铭上所写的那样)被称做“河中地学者的导师”。10世纪，除犹太教团体外(它一直存到现在)。在萨马尔罕尚有拜火教和景教团体，以及人数不多的摩尼教团体。萨马尔罕的拜火教徒 Mugh 被委以照管“铅制管道”的任务，这使他们得以免除伊斯兰教国家对非伊斯兰教徒所课的人头税。11世纪时，仍然提到布哈拉和花刺子模的拜火教徒。10世纪在锡尔河以南，在界于农业区与“饥饿草原”时的接壤地区，存在一个景教徒居留地。在萨马尔罕以南乌尔古特附近也有一个景教大教堂。那里最近发现了用叙利亚语写成的景教碑铭。当时景教徒在人数上少于犹太教徒。在伊斯兰教徒本身中间，前时期的某些风俗和信仰仍然残留着。诗人鲁达儿在其诗作中表露了关于做为人父母的天和地的纯粹异端的观念。源自偶像崇拜的泥像在布哈拉自由买卖直到10世纪中期。二元论信仰的残迹在现在农村仍可见到。在广大群众中十叶派

① 用花刺子模语写成的文献已为 W. 康宁和 A. 弗列曼所研究。——英译者

与正统的伊斯兰教同时传播。萨曼朝的阿米尔·纳斯尔(914—943年)保护了一个十叶派运动。他这样做可能是出自对贵族及其同盟者神职人士的憎恶。这一点导致了他的覆灭。

一般说来,建于萨曼朝的新秩序在10世纪时尚未能完全取代旧的。集市所在和工、商业阶层集中的外城区的发展超过了旧的内城区。但后者传统上仍认为是“城市”本身。公侯和占有土地的贵族的独立让位于前亚型的专制制度和官僚集中制。萨曼朝的首府布哈拉有多至十个部(divan)或行政部门设置在内城广场(Registān)的周围。而在象花刺子模的某些地区,前伊斯兰时期王朝的世袭统治者仍然存在,仍残留有一些有影响的狄康。如通卡特(位于塔什干南部安格林河河谷)的强有力的领主虽然被剥夺了政治权力,但仍对居民有很大影响。像黑衣大食王朝哈里发一样,萨曼朝诸王在其身边没有成为其主要军事力量的由突厥奴隶组成的近卫军。但这时军民之间的区别尚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居民保有一些勇武好战的习性并继续携有武器。由人民群众组成志愿兵(“为信仰而战的战士”)队伍,像“自由的哥萨克”那样守卫伊斯兰教边区免遭突厥人的入侵,但同时也对内部秩序构成了威胁。记载中说这种队伍“既是政府所要依靠的,也是政府所恐惧的目标”。作为城市生活主要中心的萨马尔罕居民,也以目无法纪而著名。由于他们的反叛精神,政府只得毁坏了该城外墙的城门。萨曼朝也不能完全信赖他们的突厥近卫军,尤其是在反对突厥汗的战争中。10世纪末突厥人灭掉萨曼王朝就是由于突厥近卫军首领和狄康的叛变以及普通人民群众抱冷淡态度之故。他们不喜欢萨曼朝的专制倾向和官僚集中制。因为保持一支近卫军和官僚机关不得不增加赋税。

## 突厥人

通常在中亚游牧民对文明区进行新的征服之前有一个他们被吸入文明影响范围内的时期。与游牧民进行贸易对农业区居民来说是件有利可图的事。他们从游牧民那里得到畜产品,尤其是肉和马匹,而游牧民对其农业区邻人的产品(如小麦,特别是布匹等)的需求则更要大些。凡在游牧民与定居居民间存在贸易的地方——如在中国、伊斯兰世界以及俄罗斯边区——都是游牧民把其牲畜赶到边界商业点,而不待商人来到他们的草原上。除日用品商品外,另一个吸引游牧民的是沿大河流两岸的长有芦苇丛的地方,这里很适于过冬。游牧民来到冬季住地进行贸易时,可能搞掠夺性的入侵。为对付这一点,修建了为边防自愿兵(即所谓“为信仰而战的战士”)居住的设防坚固的住所(即所谓的rabāt,注意不要与rabad“外城”一词相混)。萨曼朝政府更把沿锡尔河中游一带的土地让给突厥的移民。交换条件是让他们防守边区免遭其异教徒同族人的入侵。此外,来自伊斯兰土耳其斯坦的商人经过以前粟特人开拓的通道把伊斯兰文明传入辽远的地区。像以前一样,主要大道是那些通向中国的商道,并且从那里又分出通向北方几个游牧汗牙帐的其它支路:从塔拉斯(今阿乌里亚—阿塔)到额尔齐斯河上乞马克人牙帐要走81天;从吐鲁番附近有通向黠戛斯进入叶尼塞河上游流域的大道。依据中国史料,10世纪上半期伊斯兰教徒、商人甚至曾深入到鄂尔浑地区的东蒙古。从锡尔河下游也有另外一条通向乞马克人牙帐的道路。该地区位于萨曼朝领域之外,但那里有由来自萨曼朝的移民建立起来的贸易地。这些移

民似乎一部分来自沿锡尔河的中游地区，该地区的萨乌兰城是萨曼朝河中地的边站。另一部分则来自花刺子模。花刺子模的富庶主要归功于与游牧民的商业贸易。这种贸易在伊斯兰时代似乎有很大发展。当时商业贸易集中在花刺子模的北部——这里有兀龙格赤城（今之老兀龙格赤）。10世纪时花刺子模的这一部分地区为不受花刺子模沙前伊斯兰王朝管辖的独立邦国。当时花刺子模沙的统治不超出该地区的南部。来自兀龙格赤的商人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带到伏尔加河畔。那里的不里阿耳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哈扎尔国则有一个由花刺子模伊斯兰教徒组成的近卫队。花刺子模人似乎当伊斯兰教在其国内获得最后胜利以前就已在哈扎尔人那里任职，因为764年由一个花刺子模人指挥的哈扎尔军曾入侵外高加索的伊斯兰领地。关于萨曼朝和伏尔加河沿岸地区间的紧密联系可由这样的事实看出：依宾·法德兰所描述的921——922年的哈里发使节是经布哈拉和花刺子模的迂回道路，而不是走经高加索的近路到达伏尔加的。兀龙格赤的阿米尔们通过与游牧民的贸易变得如此强大，以至10世纪末时他们终于合并了花刺子模的南部地区，并攫取了花刺子模沙的称号。几年后，萨曼朝在与伊斯兰教徒突厥人的斗争中覆灭了。

那时候，伊斯兰教徒在商业上的成功并不常常伴以传播伊斯兰教上的成功。不像佛教、景教和摩尼教那样，伊斯兰教宗教人士那时并不进行传教活动。信仰的传播被看成是国家的事情，而不是私人的事情。为商业目的而旅行的伊斯兰教徒并不从事于宗教宣传。8世纪时，有用汉语写的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文献，但没有伊斯兰教文献，虽然依据史料，来到中国的伊斯兰教徒数量上并不少于其它前亚宗教的信徒。这样，景教徒

和摩尼教徒在其传教活动中从伊斯兰教徒在中亚贸易上的成功所得到的好处要比伊斯兰教徒多得多。景教徒和摩尼教徒在中亚的重要进展是发生在伊斯兰教时代。作为伊斯兰教国家政治和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伊斯兰教主要是在伊斯兰世界的近邻得到传播。与政府政策无关，伊斯兰教藉神秘派托钵僧（*darvish*）的活动而得到传播。他们几乎是伊斯兰世界内、外部传教运动的唯一代表者。托钵僧派的舍依赫（*Shaykhs*）<sup>①</sup>在草原常比农业地区获得更大的成效，同时他们的活动也只限于附近的草原地区，并没有从事远方的传教活动。

10世纪上半期的地理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东北方的疆界是与萨曼朝的疆界相一致的。他们把突厥人说成是与伊斯兰教徒对立的，只有锡尔河上的突厥人例外。这一部分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成了萨曼朝的属民。塔拉斯仍是东北边区贸易的中心。这个位于同名河畔的城市于893年被萨曼朝征服时，其“主要教堂”被改为礼拜寺。这一事实表明这里的景教传播走在伊斯兰教的前面。但依宾·哈乌卡勒的叙述很难说是正确的，他说伊斯兰教徒未曾深入到比塔拉斯更远的地方，因为过了该城即为游牧人葛逻禄突厥人的领地。穆卡达西——一位10世纪下半期的地理学家提供了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位于塔拉斯东部的居民区有礼拜寺。象在塔拉斯城一样，梅尔克的教堂被改为礼拜寺。在同一居民区附近，一个萨曼朝的领主建筑了设防的士兵住所（拉巴特）。

历史家们在谈到960年有人数众多的突厥人（20万帐）首次皈依伊斯兰教时，没有提到任何圣战。这件事可能与当时卡里马提（一位来自呼拉珊的伊斯兰学者）来到突厥汗庭有某种关

<sup>①</sup> 为教长之意。——汉译者

### 三

#### 黑汗王朝<sup>①</sup>

系。关于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和卡里马提旅行的记事大概是指领有楚河河谷上的巴拉萨衮城和喀什噶尔城的突厥王朝。这个突厥王朝从那里在10世纪末对萨曼朝进行了入侵。虽然七河南部和新疆南部西北方之间隔有终年积雪的高大山脉，但这并不妨碍在游牧民统治下属于同一国家或甚至属于同一领地。这是因为新疆南部没有游牧民所需要的草场所致。另一方面，高山峻岭也构成进军的障碍。像其它入侵土耳其斯坦农业区的游牧人一样，突厥人对萨曼王朝的入侵也是来自东北的七河一带，而不是来自喀什噶尔。在历史上，喀什噶尔常常受到来自费尔干方面的入侵，而不是相反。

征服萨曼王领地的突厥族并没有留下关于他们如何皈依伊斯兰教的可靠史料。只有关于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某种传说性的记载。这位汗的坟墓现在还被认为是在喀什噶尔北的一个村子中。这些突厥人也同样很快忘记了其前伊斯兰过去的文化。前伊斯兰时代传下的回鹘字母在一段时间中与阿拉伯字母同时使用。之后这种文字也被遗忘了。只是当蒙古统治时，它才又恢复使用<sup>②</sup>。蒙古人从新疆非伊斯兰教居民那里接受了这种文字。在行政术语中，特别是在汗的称号中还保存了草原传统和伊斯兰时期以前传统的某些残迹。如一些伊斯兰教徒的汗把他们自己称做中国汗（突厥语为 Tabghach-khan 或 Tanghach-khan），虽然他们的领地从未包括中国或与中国接壤的地方。伊斯兰突厥文学主要是在伊斯兰教，尤其是在波斯范例的影响下形成的。突厥人与中国文化、佛教、景教和摩尼教较早的接触并未在这方面留有什么明显痕迹。这一点说明了突厥摹仿作品的枯燥乏味和在普通群众中缺乏影响。这一

<sup>①</sup> 详见《七河史》中黑汗王朝一节。

<sup>②</sup> 巴氏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以北的库车、吐鲁番、哈密一带从公元8、9世纪到14、15世纪左右一直主要是使用回鹘文。——汉译者

点可以比较巴拉萨塞人玉素甫在同历462年(公元1069—1070年)为喀什噶尔汗写的劝戒长诗《福乐智慧》(Qutadghu-bilig)①和1082年用波斯语写成的劝戒书《Qābūs-nāma》中看出。后者曾至少三次被译成突厥语,波斯作者生动地叙述了其劝戒主题并用历史事例加以证明。从而增加了这本书的价值。而在《福乐智慧》中,人物都是没有生气的比喻形象:由一统治者代表正义,一位宰相代表幸福,宰相的儿子代表智慧,宰相的兄弟代表知足。目前只发现该书的很少几个抄本②。1909年的乌拉尔河口附近的萨莱克村,发现一个写有从这个长诗中改写的诗句的陶瓶,说明它仍有较大的影响。

萨曼王朝是从东北方面被伊斯兰教徒突厥人征服的。最先被占领的地区为伊斯非加普,即现在的奇姆肯特。992年突厥军队首次进入布哈拉城,但同年被迫退出。依据996年的协定,萨曼朝被迫把他们在扎拉夫尚盆地以北的全部领地让给突厥人。999年萨马尔罕和布哈拉也转入突厥汗手中。末代的萨曼王在几次企图恢复其王朝势力的尝试失败后,死于1005年。没有说明这些突厥人的统治在东方达到多远的史料。998年喀什噶尔汗阿尔斯兰汗阿里在一次圣战中“殉难”。他死去的地方说是在英吉沙的东北。这一点似乎表明当时伊斯兰教徒突厥人的势力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当去喀什东部不远。

在10和12世纪中,(西部)天山主脉两边的地方统一在所

谓黑汗王朝或伊列克①汗的统治下,但并不是在一个统一的统治者之下。像所有游牧或半游牧的国家一样,黑汗王朝分成为若干封邑,而后者很快就变成为独立的王国。它们的疆界时常变更并经常发生内战。王朝首领最高权力的所有标志(即便是名义上的)早在11世纪时已不存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为独立的统治者所统治,都拥有同样的称号。西土耳其斯坦的统治者在征服后的初期拥有伊列克的称号。这显然是次于汗的称号。第一个伊列克——全河中地的统治者住在乌兹干特(费尔干的一个边城),并葬于该地。乌兹干特在萨曼朝时尚是个面积不大的城市(等于奥什②的三分之一)。当突厥征服者已牢固确立其权力后,他们把驻地迁到萨马尔罕——该地区的中心城市,在那里他们于11世纪采用了汗的称号。乌兹干特继续做为费尔干统治者的驻扎地直到13世纪蒙古人建成安集延城时为止(现在乌兹干特是安集延区的一个村子)。保留至今属于乌兹干特这一繁荣时期的建筑物,有63英尺高的伊斯兰教尖塔(minaret)和附近的马扎尔(即陵墓)。这里按照传说葬有第一位伊列克和塞尔柱苏丹桑加尔(死于1157年),虽然事实上后者的坟墓是在谋尔夫。陵墓上的铭文表明它建于较后的12世纪末,但乌兹干特建筑物的意义显然在于它是土耳其斯坦现存不多的前蒙古时期的古物这点上。费尔干统治者几乎不受萨马尔罕的统辖,虽然萨马尔罕诸汗宣称他们对全河中地拥有统治权,并在12世纪末称自己为“苏丹中的苏丹”。布哈拉(前萨曼朝的首府)在黑汗王朝时已不再是汗的驻地,虽然一些汗在那里建有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斯兰汗建于1127年的伊斯兰教尖

① 作者说他的作品是用突厥语写成的第一部书,而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则有许多这样的书。

② 耶维也纳,开罗和费尔干抄本(前者为阿拉伯文抄本,后两个为阿拉伯字母抄本)。这三个抄本现已影印出版(伊斯坦布尔,1942—1943年)。——英译者

① 伊列克(ilek)当来自古代突厥语 ilig“王”。——汉译者

② 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城市。——汉译者



塔(170英尺高)。

突厥人的征服和征服者实行的封邑制度并没有中断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萨曼朝统治下可以看到的历史进程在黑汗王朝时仍在继续发展。萨曼朝的覆灭在一个短时期里提高了地主贵族(狄康)的地位。这一点可由伊莱克(Ilag)地方的狄康铸造钱币一事看出,而在萨曼朝时并不享有这种权力。另外也可以由关于黑汗王朝征战记事中看到,那里提到河中地狄康的军队。但不久狄康连在萨曼朝时代他们所保有的地位也丧失了。在关于12和13世纪政治事件的记载中,已不再提到狄康。在蒙古入侵土耳其斯坦的时候也未见提到他们的骑兵团。大概是狄康们参与了王室和军事贵族(其主要代表为突厥近卫军的首领)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黑汗王朝时期变得比以前更加激烈。汗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得到普通群众的拥护,而贵族则受到宗教阶层的支持。作为一个典型事件可以援引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声誉的萨马尔罕阿赫买德1095年按宗教判决被突厥近卫军首领废黜和处死来证明。城市生活和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促成了狄康阶层的解体<sup>①</sup>。11世纪,在黑汗王朝时期完成了从征服时期就已开始的的城市生活中心从古老的内城移到市集所在地的外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前的“内城”变为“外城”,而“外城”变为“内城”。城市开始成为现在的样子,主要的街道从城门通向中心,商铺沿街道和座落在街道交叉口的市场(chārsū)中心的圆顶屋两旁排列,同样的过程也可以在不属于黑汗王朝的土耳其斯坦其它城市(如谋尔夫)见到。布哈拉形成了特殊的贵族城邦共和国,为首的是萨得尔,即代表商人阶级利益的“布尔汗(Burhān)家族”的宗教高官。13世纪

初,萨得尔的权力被消灭,但不是由汗,而是由一手工业者领导的群众运动所消灭。

## 哈孜那朝<sup>②</sup>和塞尔柱人

外部的敌人利用了黑汗王朝内部的斗争。为此,黑汗王朝早在11世纪已失去其独立性,虽其存在尚持续到13世纪初。在萨曼朝覆灭后,其阿姆河以南的地方落入另一王朝的手中。这个王朝以前隶属于萨曼王朝,并因其首府哈孜那(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南)而得名。哈孜那王朝的主要代表苏丹马赫穆德(998—1030年)在阿姆河以南地区成功地击退了黑汗王朝的进攻。他把巴尔赫置于他的权力下,并在某种程度上征服了靠近巴尔赫的今布哈拉东部地区。同样,他也征服了萨曼朝以前的属国——花刺子模。

马赫穆德的后继者被另一个以前住在锡尔河下游的突厥族——土库曼人从波斯和北阿富汗逐出。早在10世纪,土库曼人就开始往南移动,并在11世纪渡过阿姆河。土库曼人的文明程度比萨曼朝土耳其斯坦的征服者要低。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他们没有文字,并且没有汗室来领导其征服活动。先到波斯的为分散的游牧群,之后才为由伯克们(土库曼首领塞尔柱的后裔)率领的队伍。只是在波斯时,他们才采用了王的称号。称为“沙”(Shah)和“苏丹”(Sultan)。后一称号(最初这一用语不是指个别统治者,而是泛指国家权力)由他们最早用于正式称号和钱币的铭文中。这一点又为哈孜那朝和黑汗朝所摹仿。这些“塞尔柱突厥人”逐渐把他们的势力扩展到整个

<sup>①</sup> 此句依俄文原文改正。英译本似有误。——汉译者

<sup>②</sup> 或译作可畏王朝。——汉译者

伊斯兰亚洲。当其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确立其权力后，就转向东方，征服了花剌子模和早先曾是他们故乡的锡尔河下游的地方，并臣属了包括喀什噶尔汗在内的黑汗王朝。

是他们创造了作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最高世俗统治者的伊斯兰苏丹这一概念。后者与伊斯兰教徒的宗教首领哈里发同时并存，而哈里发的宗教权威是服务于苏丹权力的。

不管其波斯大臣，尤其是著名的尼扎木·阿勒木勒克（1092年被杀）如何努力，塞尔柱苏丹帝国并没能达到行政上的完全统一。苏丹的亲属领有由他们管理、世袭的广大地区，并且常常不服从王朝首脑的权力。“苏丹”称号有时为数人拥有。苏丹桑加儿（1118——1157年）当其兄弟巴尔克雅鲁克和穆罕玛德在世时，统治呼拉珊并驻在东方，大多是在谏尔夫。这种情况在他成为王朝的首领后也仍然如此。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其他王子也采用苏丹的称号。桑加儿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权纯粹是名义上的，虽然他曾成功地镇压了公开叛乱的企图。当其侄子苏丹麦斯武德（1133——1152年）统治巴格达和西部波斯时，桑加儿没有到过列依（德黑兰以东）以西的地方。最后，“伊斯兰苏丹”不得不把对黑汗王朝领地的统治权，让给来自远东的新的征服者。自从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斯坦传播以来，这是该地区第一次被置于非伊斯兰教徒民族的统治之下。

## 西 辽

从10世纪开始当唐朝灭亡后，中国北部各省又转入采用中国皇帝称号的外族诸朝统治下。第一个这样的王朝是契丹（Khitay）族的辽代（916——1125年）。契丹通常认为属通古斯族，但也有认为属蒙古族的。辽代最初的统治者领有满洲、蒙

古和华北，在这里他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用契丹一词来指称中国，现在仍留存在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中<sup>①</sup>。伊斯兰教徒和西欧人把 Qirā (khirā) 或 Qatā (khata) 只用来指称中国北部，而对直到蒙古征服时为止仍在汉族王朝统治下的南部中国则保留中国的古名“秦”（Chin，阿拉伯语为 Sīn）。契丹的统治对蒙古地方居民的构成上影响颇大（突厥成分被从那里排挤出后为蒙古人所占有）。并且也影响了游牧民的生活状况。后一点可从用中国的拜南代替以前的拜东和游牧民的居处也相应改为南向的事实中看到。

早在11世纪，土耳其斯坦的伊斯兰教徒就已不得不防卫来自东方的非伊斯兰教徒民族的袭击。在这些民族中也曾提到过契丹。较为重要的契丹西迁活动发生在1125年女真灭辽以后。女真也发源于满洲。契丹的一部分，即伊斯兰教徒称为黑契丹的，在前王室一个成员<sup>②</sup>的统率下离开了他们的国家，迁移到中亚的西部。在一封苏丹桑加儿1133年7月给哈里发宰相的信中，提到喀什噶尔汗在距喀什噶尔东几天路程的地方取得了“卡菲尔”（异教徒）的胜利，这些异教徒在几年以前来自“土耳其斯坦的最远处”。异教徒的首领被俘获。

这是指喀什噶尔统治者阿尔斯兰汗阿赫买德对西辽军的胜利。历史家依宾·阿勒阿提尔记载这次战事发生在1108年（它大概发生在稍后的几年）。这样，西辽经过新疆南部的进军归于失败。获得成功的是他们沿北路经天山以北地区的移动。在离开祖国后，西辽先在塔尔巴哈台站稳了脚跟。在今塔城附近他们建立了叶密里城。当时他们的人数约为4万帐户。第一个

① 俄文的契丹为 Kitay，比较古英语的 Cathay。——英译者

② 指耶律大石。——英译者

和他们打交道的伊斯兰教徒统治者是请其援助来反对敌对突厥首领的巴拉萨衮汗。西辽击败了汗的敌手，但同时也攫取了巴拉萨衮城并篡夺了当地统治者的称号。那时以后，楚河河谷就成为拥有菊尔汗称号西辽统治者的驻扎地。依伊斯兰作者的说法，菊尔汗有“汗中汗”之意。中国史家把菊尔汗列在中国皇帝之中，并以中国年号来计其“统治年代”，称其为“西辽”。这似乎是历史上异族王朝被逐出中国后仍保有中国朝号的唯一例子。14世纪当元朝（中国对蒙古朝代的正式称呼）被逐出中国时，就认为它已灭亡，虽然其末代皇帝的直系后裔在蒙古仍继续统治过一个时期。

菊尔汗从楚河畔逐渐扩展其统治于新疆和西土耳其斯坦的黑汗王朝。没有关于他们与喀什噶尔汗作战的记载。但从阿尔斯兰汗阿赫买德的儿子依不拉音汗被称为“殉难者”（shahid）这点来看，他可能死在与西辽的战事中。东部天山的非伊斯兰地区也归属于菊尔汗。早在1137年，西辽于霍占德附近击败了萨马尔罕汗马合木德，但他们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来征服河中地。1141年，菊尔汗像以前在巴拉萨衮一样干涉了河中地的内讧。但这次他袒护了突厥军事贵族，而马合木德汗则请求其叔父苏丹桑加儿援助。1141年9月9日，苏丹的军队败于萨马尔罕以北的卡特宛草原。据说伊斯兰教徒这次死了三万人。萨马尔罕汗与苏丹一起逃到了呼拉珊。代替他的是其兄弟，他成了菊尔汗的附属。

最强大的伊斯兰教徒苏丹在与非伊斯兰教徒的作战中败北的消息，传到了正在叙利亚和北美索不达米亚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十字军那里。于是产生了关于基督教“约翰大主教”的传说。当时人们希望从东方进攻伊斯兰教徒的基督教王到达耶路

撒冷，并帮助其同教者来粉碎基督教国的敌人。1145年传出了关于他已抵达底格里斯的消息。事实上西辽并不想做大规模的征服。它已满足于包括布哈拉和花刺子模在内的邻近伊斯兰地区的归附。甚至阿姆河右岸上的忒耳迷城仍在塞尔柱苏丹的统治下。

西辽与通常类型的游牧帝国有很大不同。当其尚保有游牧习惯时，西辽比其它游牧征服者来已接受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在其国内实行了中国“按户”征税的制度，每户纳税一狄纳尔（dinar，约十先令）。此外，据说第一个菊尔汗也没有分给任何人封邑，他不让任何人统率百人以上军队。即使后来，在菊尔汗国中，也见不到封邑制度的任何表现，但也没有行政上的统一。以前各处的地方王朝作为菊尔汗的附属仍继续存在。同一时间里可看到三种形式的隶属关系（这种关系我们也在蒙古统治不同时期的俄国看到）。在许多地方有菊尔汗的常驻代表与地方统治者同时存在。在一些地区（如花刺子模）菊尔汗征税官只是定期地来征收赋税。最后，13世纪初，像后来莫斯科大公送贡赋到金帐汗国去一样，布哈拉的萨狄尔（宗教首领）亲自送贡赋到菊尔汗驻地。12世纪中期，在布哈拉住有菊尔汗的代表，他被训令在其活动中要听取萨狄尔的意见。

比起苏丹桑加儿时代来，西辽领地的境界在12世纪下半期有某些扩大，当时他们把忒耳迷和巴尔赫也包括在其版图内。但一般说来，西辽没有做进一步征服的打算，并且甚至没有采取措施来防止其伊斯兰附属地和邻人间战争的复发<sup>①</sup>，后者后来举起了圣战的旗帜。1157年苏丹桑加儿死后，塞尔柱王朝的

<sup>①</sup> 原文如此。这从从属给黑汗王朝（西辽的属国）与塞尔柱和花刺子模沙之间的战争。——编者

权力在东方趋于衰微。这以后，在中亚曾有几个王朝先后要成为“伊斯兰苏丹”，来把其同教者从异教徒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开头是西部波斯的塞尔柱苏丹们，其后是崛起于阿富汗的古尔王朝，最后是做为世袭总督服务于塞尔柱人的花刺子模沙。

## 花刺子模沙

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是花刺子模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当时该地区已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核心，并且其统治者可望取得伊斯兰亚洲霸主的地位。花刺子模沙塔克什<sup>①</sup>（1172—1200年）战败了他的伊斯兰教徒敌手。西部波斯最后的塞尔柱苏丹托格鲁勒在1194年对塔克什的一战中死去。像其先人一样，塔克什也进行过几次反对西辽的圣战，但无多大成绩。甚至在其子和后继人木哈马特（1200—1220年）统治的初期，在他与古尔王朝进行斗争时，仍继续向西辽纳贡并接受其援助。但后来他宣布自己为从异教徒统治下解放伊斯兰教徒的解放者，并在1210年在塔拉斯河畔击败了西辽军队。这次胜利虽不是决定性的，但它给苏丹带来了声誉。他采用了“亚历山大第二”和“苏丹桑加尔”的称号。他并计划征服中国，缔造一个世界帝国。但这一野心并未能实现，一则因为外部敌人的敌对，二则因为在其伊斯兰教徒臣民中也得不到响应。那时候，帝国的观念在伊斯兰世界并不流行。在那里尚未见有后来在西欧历史上所见到的政治势力增长和商业文化之间的那种联系。在伊斯兰世界，政治上的不统一并没有削弱各个地区之间文化上的联

系。已不存在像以前巴格达那样的统一的政治、文化中心。但一些敌对首府的存在也给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好处。各地方王侯竞相拉拢文化和科学人士来给自己的宫廷增光。外部的世界不再是伊斯兰军事远征的对象。但伊斯兰教徒商人和文化人士在没有政府任何协助的情况下深入到比伊斯兰军队所到更远的地方。12世纪时可以同时看到有伊斯兰军界的代表在南俄的波洛维茨汗和中国北部的满洲统治者那里任职。西辽在征服中亚伊斯兰教徒后并没有接受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文化人士在其统治者宫廷中受到优待。一个伊斯兰教徒商人马合木特拜曾是末代孛儿汗的大臣。伊斯兰教徒商人到达过东部蒙古，甚至蒙古与中国间的商业贸易也转入到他们的手中。贸易是用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的，并似未受到河中地货币制度混乱情况的影响。11和13世纪之间河中地银币狄尔哈木是用铜铸成的，也即实行某种铜币制。在水利灌溉方面，伊斯兰教徒专家的声音使得蒙古史诗创造了萨尔塔克台（Sartaqtay）——神奇堤坝的建造者这一形象<sup>②</sup>。

苏丹木哈马特并没有得到为他所解放的土耳其斯坦居民的好感。在布哈拉他袒护贵族。马拉克桑加尔，人民运动的领导者被从布哈拉谪迁到花刺子模。贵族的首脑萨德尔虽获准返回布哈拉，但以后也被废黜和送到花刺子模。木哈马特对黑汗王朝的关系更要坏些。萨马尔罕的花刺子模守备队引起了这样的不满，以致于“苏丹之苏丹”奥斯曼在人民的拥护下起来反对其解放者，并恢复了与西辽的关系。

木哈马特以血腥手段镇压了他从前“解放的”人民。在西辽统治下仍然存在的黑汗王朝灭亡了。塔拉斯战役后，七河巴

<sup>①</sup> 可能是土克什（Tukish (?)）。——英译者

<sup>②</sup> 蒙古语中为“伊兰人”、“伊斯兰文化代表”之意。

拉萨衰城的居民曾经盼望解放者的到来，并曾关闭城门不让西辽军队入内，但木哈马特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城市又被西辽攻下。差不多与此同时，作为13世纪初在蒙古发生的战事的继续，“鞑靼”游牧民的部队出现在七河和新疆南部一带，结果国家统一在以成吉思汗称号为人所熟知的铁木真统治之下。

## 四

### 蒙古的征服

成吉思汗帝国的形成不仅是一些民族和部落间政治斗争的产物，而且也是草原贵族和平民分子之间阶级斗争的产物。成吉思汗代表贵族，而普通人民群众则统一在他的敌手扎木合的领导下<sup>①</sup>。后者采用了蔑尔汗的称号，这可能是摹仿西辽所致。扎木合挑动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来反对成吉思汗，但成吉思汗和其拥护者在所有这些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按照蒙古人的传说，在成吉思汗取得对蔑尔乞惕人（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的胜利后（1204——1205年冬），扎木合成为了阶下囚并被处死。另一方面，伊斯兰历史家朱外尼提到一个强有力的蔑尔汗英雄<sup>②</sup>，他从成吉思汗那里逃到伊斯兰教徒那里，并在1220年蒙古人攻下布哈拉后被杀死。这一点可能表明扎木合在蒙古失败后曾避难于土耳其斯坦。

蒙古的事件导致“鞑靼人”进入土耳其斯坦草原。“鞑靼”一词是当时对蒙古人的通称。之后这一名称为中国人、伊斯兰教徒和欧洲人用来指称蒙古征服者。直到1208年当蔑尔乞惕和居住在西蒙古的乃蛮被最后战败时，蒙古地区的斗争方才

<sup>①</sup> 这个提法有问题。——英译者

<sup>②</sup> 另一写法为 Gök-Khan。——英译者

结束。这两个民族先南迁到回鹘之地，那里有一古代商路通向蒙古。此外乃蛮人曾受到回鹘文化的影响。在乃蛮人那里成吉思汗接触了回鹘文字，并为其采用。

1209年，回鹘拥有亦都护称号的首领<sup>①</sup>起来反对亡命者并打败了他们。回鹘亦都护并脱离了西辽的统治（它以前曾是西辽的附属），归附了成吉思汗。这以后，乃蛮首领屈出律来到了菊尔汗的直属领地内，大概即七河的南部地区。蔑儿乞惕人走更北的一条道路。稍后于1216年被成吉思汗军队消灭在现在的吐尔兹依<sup>②</sup>地区。1211年蒙古军出现在七河北部一事可能与追击蔑儿乞惕人有关。该地区的伊斯兰教徒统治者阿尔斯兰汗哈剌鲁也仿效回鹘亦都护，脱离西辽归附成吉思汗。蒙古人在西方进一步的行动为成吉思汗和统治中国北部金朝间1211年发生的战事推迟了几年。这给乃蛮屈出律在中亚建立的王国以几年喘息的机会。

## 屈 出 律

根据某些记载屈出律先是和菊尔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者把他认作儿子。另一些史料说他曾同花剌子模沙苏丹木哈马特及伊斯兰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结盟。不过他后来的行动表明，他和菊尔汗和伊斯兰教徒的关系破裂了。菊尔汗成了他的俘虏并实际上被罢黜，虽然一直到死时为止仍继续享有最高统治者的表面荣誉，而屈出律则以他的名义执政。

和苏丹木哈马特的冲突显然与瓜分西辽帝国有关。在菊尔

汗与新疆南部地区发生了敌对行动。十字军又一次听到从东方攻击伊斯兰教徒的消息。这一次伊斯兰教徒的敌人确实为基督徒。据伊斯兰史料，屈出律及大多数乃蛮人为基督徒，但又说在西辽帝国屈出律曾行偶像崇拜。这大概是指佛教或者中国的国教。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关于约翰大主教的传说要转来指屈出律了。十字军的报道中也包含有完全可信〔？〕的叙述，说是通过景教的居间介绍，伊斯兰教首领——巴格达哈里发纳赛尔本人曾亲自寻求同屈出律的联盟，这种联盟的基础是他们都反对“伊斯兰苏丹”。后者像其先人一样曾要求哈里发把所有世俗权力（甚至在巴格达那里）让给他。

甚至在其自己的领地内屈出律也不得不和伊斯兰教徒进行斗争。当他仍认为伊斯兰教徒是其同盟者时，屈出律曾释放了喀什噶尔汗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友人。后者显然是当伊斯兰教徒作乱时被菊尔汗囚禁起来的。当喀什噶尔汗抵达喀什噶尔时，被当地贵族所杀。在四年中屈出律为了给他死去的朋友报仇曾使喀什噶尔地区田园荒芜，并最后迫使居民臣服。

那时以后他就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公开敌人。从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以来，这是该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迫害。伊斯兰教徒被禁止行公开的宗教仪式，他们被强迫接受或者成为基督教徒或偶像教徒，或者至少要改穿中国服装。并用在某一些人家里驻军的办法进行惩罚。这是一种类似法国路易十四对新教徒进行的“宗教迫害”。史料上曾特别提到过一次伊斯兰教僧侣被处死的事件，和国的舍依赫阿拉丁·摩诃末被钉死在他自己建立的伊斯兰教神学校的门上。

当末代菊尔汗统治的混乱时期，一个新的伊斯兰公国崛起

<sup>①</sup> 拉巴术河或疏斤。——汉译者

<sup>②</sup> 咸海东部。

在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最东北端。它为布扎尔（以前为盗寇首领）建立在现在的伊宁地区，其主要城市为阿里马（位于现伊宁市的西北）。布扎尔也是反对屈出律的。他像喀什噶尔汗一样也宣布归附成吉思汗。屈出律在一次行猎中俘获并杀死了布扎尔。但由布扎尔的妻子防守的阿里马城在成吉思汗所派援军到达以前，曾成功地进行了抵抗。

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苏丹木哈马特不能实行他的任何野心计划，屈出律也谈不到对苏丹的进攻。木哈马特被迫把黑汗王朝以前的一些领地割让给屈出律，如费尔干及其以北、以东地区，包括沿乞尔吉斯河和阿里斯河的农耕地带在内。伊斯兰史家曾谈到苏丹木哈马特破坏了这些地区，以免它们给屈出律带来什么好处。但1221年到过这些地区的长春真人在谈到其所经过的城市时，并未谈到任何破坏的痕迹。木哈马特领地的边界则为沿锡尔河两岸，从霍占德到河口一带。其领地也包括不论是萨曼朝或黑汗王朝都未曾统治过的萨乌朗以下的锡尔河流域以及以色格那克（现在苏那克-库尔干）为中心的地区，那里在12世纪下半期尚属于非伊斯兰教徒的克普恰克所有。沿锡尔河上、下游一带地区，早在11世纪初伊斯兰教已占优势。苏丹木哈马特曾数次到达过锡尔河的下游一带，并从那里北征。在一次这种进军中，1216年夏天在吐尔盖地区，他的军队曾与追击蔑儿乞惕的术赤（成吉思汗的长子）的军队遭遇过，但在与苏丹打了一仗后，蒙古人在夜间就撤退了。

### 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沙

双方似乎都认为这次遭遇战是出于偶然误会。并未因此妨

害两国间以前已经开始的和平关系。1215年成吉思汗在大都接见了苏丹的使节（这年蒙古人占领了大都），或者这次接见是在成吉思汗返回蒙古的1216年初。史料只提到这次出使的一个目的：曾企图征服中国的苏丹现在知道他已被人抢先，使节的任务是核实这一消息。使节或许还负有其它政治和经济任务。苏丹可能希望和成吉思汗结盟反对屈出律。当时由于与屈出律的敌对状态，经过新疆南部通向中国内地的通常商路已不通。而成吉思汗已达七河北部的征服活动使得建立一条新商路成为可能。实际上一个伴同使节或紧随其后的商队已被派到成吉思汗那里。

我们不知道使节和商队所走的路线，也不知道成吉思汗在何处接见了商队。从成吉思汗1219年征战的路线来推想，我们可以认为使节和商队是穿过七河的北部并从那里到额尔齐斯河的。这也应是1218年春到达苏丹那里的蒙古使节和商队所走的路线，这次应认为是成吉思汗对苏丹主动行为的答礼。

这次使节由服务于成吉思汗的三个伊斯兰教徒率领。使节们的任务是向苏丹通好并确保商业关系。苏丹的回书是和善的，虽然他对成吉思汗把他称为“儿子”——即多少是个属国——点有所不满。在这次使节回去不久，一个由四百五十个商人（全是伊斯兰教徒）组成的商队带着五百头满载商品的骆驼到达讹答刺城<sup>①</sup>。这些商人被当作谍探扣留起来并杀掉，其商货也被没收。只有一个牵骆驼的人逃回到了蒙古。史料对这次事件发生的情况，以及苏丹和讹答刺总督各自所负的责任问题互相矛盾。但是不论怎样，苏丹应对他下令杀死一个或所有

<sup>①</sup> 位于锡尔河东岸木哈马特境内的边城。

三个（据另一史料）成吉思汗派来要求赔偿和交出凶手的使节（这次使节不是伊斯兰教徒）承担完全责任。把这些事实合起来看，说明蒙古对土耳其斯坦的远征是直接由苏丹的行为挑起的。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下面一个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的说法，即是哈里发召请蒙古人来反对苏丹的。比较可信的是前面已提到的关于哈里发与屈出律——苏丹的近邻和成吉思汗的敌人——的关系。

1218年，显然是在讹答剌事件后，成吉思汗派其大将哲别诺颜征屈出律。尽管屈出律敌视伊斯兰教，另一伊斯兰教的敌人回鹘亦都护也率领一支三百人的小队伍参加了这次远征。另一方面，蒙古将军宣称他是宗教自由的保护者，他允许每个人可以信仰其祖先的宗教。因此，实际上这次对七河南部、费尔干和新疆南部的占领是兵不血刃的。屈出律的伊斯兰教徒臣民和附属，其中包括费尔干的统治者（巴拉萨衮出身）投到蒙古人方面去了，居民杀死了驻在他们家中的屈出律军的人。朱外尼后来听喀什噶尔人说，蒙古人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神的恩赐。屈出律从喀什噶尔逃到萨里科勒<sup>①</sup>后被捕杀。与屈出律统治下的情况相反，西辽（可能也有乃蛮人）的残余人员混入伊斯兰教徒中，并改穿伊斯兰教徒服装。把伊斯兰教徒从异教徒压迫下解救出来的任务由一个异教徒将军成功地完成了。而这一工作对伊斯兰苏丹来说曾是力不胜任的。

这些都使得苏丹木哈马特很难以防止异教徒入侵为借口来号召军民。早些时候，苏丹曾因其对哈里发的敌对行为招致僧侣阶层的不满。1217年他派去征讨巴格达的军队在库尔德斯坦

山中被消灭。这一来是由于大雪，二来是由于遭到库尔德人的袭击。这次失败被说成是对亵渎神灵的惩罚。另外，苏丹也和他母亲吐尔干可敦<sup>②</sup>周围的突厥军贵族不和。她当时统有花刺子模。1216年苏丹曾下令处死吐尔干可敦的亲信、著名的巴格达人舍依赫马吉德·阿丁。后者是舍依赫纳吉姆阿丁（今日尚存在的库卜拉维托钵派的创始人）的学生。最后，伊斯兰教徒商人在讹答剌的被杀事件（成吉思汗把自己扮成是他们的复仇人）消除了伊斯兰苏丹和伊斯兰世界商业代表之间最后谅解的可能性。把13世纪这次事件和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做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与现代欧洲政治中所看到的相反，伊斯兰中世纪历史表明，当时伊斯兰商业贸易的成功和商人所属国家的政治势力之间的联系是多么薄弱。

## 蒙古对土耳其斯坦的征服

伊斯兰教徒商人伴同成吉思汗出征苏丹并成为他信任的顾问。成吉思汗对地理情况的熟悉（这一点可从其征战计划中看到）也应归功于这些商人。成吉思汗在额尔齐斯河畔度过了1219年的夏天。秋天在七河北部有两个伊斯兰教徒统治者，即阿尔斯兰汗哈刺鲁和阿里马的苏格纳克特勒率军加入了他的行列。回鹘亦都护巴尔术也率军到达。这以前成吉思汗曾通知苏丹说，他承认其为西方的统治者，而他自己则为东方的统治者。他对敌手军力的充分估计也表现在对军事准备上。这一次也像1211年对中国的战事一样，成吉思汗和其诸子都参加了。

<sup>①</sup> 额米外尼，是逃到巴达克汗。——英译者

<sup>②</sup> 可敦，古代突厥语“皇后”之意。——英译者



苏丹知道敌人已逼近，但无力采取有效措施迎战。由于和其生母的关系不好，王国缺乏统一。当时甚至连官僚中央集权制也已不存在。作为官僚机构首脑的大臣一职也被由六人组成的会议所代替。人民从这种改革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们认为，满足一个人的要求总要比六个人的要容易些。为了给战争提供经费，提前征收了三年的捐税。但这笔款子并没有按其用途使用。苏丹原决定围萨马尔罕及其外城筑一长城。但这一计划也未来得及实现。苏丹及其王朝在人民群众和军队中没有丝毫威信，这妨碍了组织任何坚强的防御。苏丹知道，要是他把其庞大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某个地方，例如沿锡尔河一线的话，一旦当这支军队打败外来的入侵者，就会马上掉转枪口来打他。结果，军队被分散在不同城市 and 地区。这一点说明，为什么蒙古人在征服土耳其斯坦时并没有像以前的游牧民入侵一样要在开阔地带打仗。他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攻陷城市，而这一点甚至用少量部队也可成功解决。这样，从讹答剌派到锡尔河上游的军力不过五千人。

除这支军队外，1219年末当成吉思汗抵达讹答剌时，他从其主力军中又分出两支队伍：一支在其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的率领下留下围攻讹答剌，另一支在其长子术赤的率领下沿锡尔河而下。1220年4月左右，这两支部队都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成吉思汗同其主力军从讹答剌越过克兹尔苦木沙漠到达奴尔阿塔，并从那里向布哈拉和萨马尔罕进军。1220年2月攻占布哈拉。这表明，越过沙漠和一年的季节有关。没有根据认为，这次穿过沙漠的进军表明从那时以来该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发生了变化。成吉思汗在1220年3月抵达萨马尔罕，在这里和他两个儿子会合，他们当时已占领讹答剌。萨马尔罕陷落后，一部

分军队被派去攻打霍占德，在那里蒙古人遇到了该地守将铁木耳马立克的顽强抵抗。二万五百<sup>①</sup>蒙古兵和五万俘虏参加了围城战。这个数目是说明蒙古人喜欢采用的作战方法的典型例子。当围城时，他们把从当地虏来的农民赶到前面充当挡箭牌，并强迫他们为蒙古军扫清道路。有时把这些俘虏编成军列，让他们打着旗子，使被围城的人相信蒙古军人数众多。铁木耳马立克被迫放弃了城市，坐船沿锡尔河而下，从已占领河岸的蒙古军中杀出一条路后，驰向花刺子模。

成吉思汗在卡尔希过夏后，秋天占领忒耳迷。1221年春渡过阿姆河占领巴尔赫。直到1221年10月他没再过河。1221年，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的军队攻下了花刺子模。同年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占领并破坏了呼拉珊诸城，其中包括谋尔夫。一支分遣队于1220年渡过阿姆河追击苏丹木哈马特，深入到更西的地方。1223年他们在迦勒迦打败了俄罗斯人，并在里海北越过草原回到成吉思汗那里。这支军队中的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伏尔加河不里阿耳人的一次伏击战中。

在许多地方伊斯兰教徒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的并暂时击退了蒙古人。1220年铁木耳马立克从花刺子模越过威海东岸的草原进行了一次袭击，并把术赤部队从锡尔河口附近的沙尔坎特（现在占坎特遗址）城逐出。1222年他并曾暂时摆脱了蒙古人统治的谋尔夫成功地进行过一次对布哈拉的进击。直到1223年，其抵抗才被最终消灭。那时成吉思汗同其诸子在现在锡尔河省东部的库兰巴西草原，正在缓缓班师回乡途中。

苏丹木哈马特及王朝的其它成员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的作用

<sup>①</sup> 英译本为二万。——汉译者

微不足道。1220年初，苏丹同其军队是在卡里夫（该城直到18世纪是位于阿姆河的左岸，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位于右岸），并显然企图防守阿姆河一线。但萨马尔罕陷落后，他甚至在蒙古人未到以前就已离开阿姆河岸。在无目的地流浪波斯后，他躲在里海东南角的一个岛上，并于同年（1220年）死在那里。儿子逃走的消息迫使吐尔干可敦离开了花刺子模，虽然成吉思汗（他知道他们母子不和）曾试图争取她并对她保证说，他只不过为讹答刺被杀商人向苏丹报仇，并不打算触犯她的领地。在离开花刺子模后，吐尔干可敦同所有随员退守马赞达兰的两个城堡中。这两个城堡于1220年夏被攻占。王朝的男性成员被处死。女王和公主们被俘，并于战事结束后带去蒙古。苏丹木哈马特的三个成年儿子同他一起住在岛上。在他死后，他们回到了花刺子模。长子扎兰丁宣布为苏丹，但军心的不稳迫使他稍后和其兄弟都离开那个地区。王朝成员的离去结束了所有内江。吐尔干可敦的一个亲戚被宣布为苏丹。首府兀龙格赤只是在经过顽强抵抗后才为蒙古人攻占。为此守城军和所有居民都被屠杀，只有匠人和年青妇女及小孩例外，他们被俘虏而去。1221年间，苏丹扎兰丁在阿富汗与蒙古人打了一仗，但只是在印度河畔他才决定和成吉思汗的主力进行决战（11月24日）。他同残余败军设法逃到了印度。稍后他又返回，并在波斯和外高加索（到1231年）起过一些政治作用，但他从没有再在土耳其斯坦和花刺子模出现过。在蒙古人的记忆中扎兰丁胜过了他的父亲。他们认为苏丹干的每一件事，甚至连讹答刺商队被杀一事都与扎兰丁有关。

## 长春真人的旅行

成吉思汗召请到西方去的中国长春真人是蒙古入侵不久后土耳其斯坦情况的目击者。长春真人在萨马尔罕度过了1221年的冬天，并在1222年春天去阿富汗谒见成吉思汗。夏天他又在萨马尔罕度过一段时间，秋天再次去阿富汗，并于同年10月同成吉思汗一起渡过阿姆河。藉为他们服务的工匠的帮助，蒙古人修复了道路。当时这些道路比现在还要好些。在赛里木湖附近塔尔奇隘道<sup>①</sup>修有四十八座木桥。那里的道路要多次跨过河流。长春经过一座木桥渡过楚河，经过一座石桥渡过塔拉斯河。阿姆河上有一座浮桥。桥梁的修建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功劳。中亚大部分被划作他的封地，甚至当其父在世时他在这一地区已行有某种程度的最高权力。察合台斡耳朵(O' du)设在伊犁地区，在伊犁河的南岸。伊犁的重要性说明，为什么阿里马除当地王外尚同时驻有蒙古总督。伊斯兰教城市中只有萨马尔罕不是由伊斯兰教徒，而是由一西辽出身的总督治理。对萨马尔罕伊斯兰教居民采取了某些类似屈出律的措施，虽然并不是基于宗教的原因。伊斯兰教徒只能和西辽人、中国人和唐古特人共同占有不动产。许多中国匠人似乎是和蒙古人一起来到萨马尔罕的。该城仍保有其伊斯兰教的性质。礼拜五，男女忙着去礼拜寺，当时妇女尚可以参加公开的宗教仪式。不去参加的人要受惩罚，这说明低级军警仍操在伊斯兰教徒手中。有人告诉长春说，蒙古入侵前该城有十万多户人家，蒙古入侵

<sup>①</sup> 即现在去伊犁必经之路果子沟。——汉译著

后只剩下了四分之一。生活仍象过去一样，市集上货物很多。长春认为那里的果园甚至比中国的还要好，但有许多饥饿的人。当回到萨马尔罕时，他曾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他们。家破人亡的农民集结为盗，活动在四乡，从城中常可望到火光四起。

## 五

### 成吉思汗后裔

长泰真人的报告表明，军事行动结束后蒙古人马上就着手于被征服地区的恢复工作。那种说蒙古人不懂得文化以及如有可能他们将把所有耕地变为牧场的说法是与事实不符合的。蒙古统治者懂得他们从城市居民和土地占有者那里所能得到的税收要比游牧民的多些。同样明显的是，把农业区的管理交给蒙古人或游牧人就不能不在税收方面给国库带来损失。国库被看作是汗室的共同财产。氏族所有权的观念被从私有法的领域搬到国有法的领域。帝国属于整个家族所有。每一个王子和公主都对这种税收享有一份权利，并且帝国的管理是他们共同的事业，虽然管理的方法要依情况而有所变化。成吉思汗生前，他作为这个家族首脑的权威是为所有成员承认的，并且由他一人决定一切。在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1229——1241年）时代，这种个人统治被一个由汗室各支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所代替。窝阔台既没有其父亲的天才，也没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但其个人的气质使他很适合作为这个王朝和帝国所需要的统一中心的角色。

一个以大汗名义行事的单一全国机构通行整个帝国，虽然在成吉思汗生前就已把各个封地分给了他的儿子们。在这种情

况下也是依据私有法的原则：当父亲在世时就分给长子应有的一份，幼子则继承父亲的原有个人财产。这样，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继承了蒙古本土及蒙古正规军的主力。封地的远近是和儿子们的年龄相适应的：随同帝国边疆的开拓，长子术赤的封地也越来越移向西方。成吉思汗和术赤都死于1227年。儿子略早于父亲，那时术赤的封地包括从额尔齐斯河到“蒙古马蹄所到的”最远边区。中亚农业区中沿锡尔河下游地区和花刺子模北部及其首府也属术赤。在蒙古屠杀以后不久，古尔干吉或如蒙古人所说的兀龙格赤在旧城附近的新址上重建了起来。并再次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察合台封地与术赤的封地在阿姆河①、锡尔河和七河方面接界。窝阔台的封地为包括塔尔巴哈台在内的西蒙古。虽然帝国辽阔，但三个儿子的斡耳朵都位于相距不远的地方。术赤的斡耳朵在额尔齐斯河，窝阔台的在塔城附近，而察合台的在伊犁。窝阔台被宣布为大汗后，他就离开其封地（窝阔台死后，其遗体仍运回到他原来的封地埋葬），住到鄂尔浑河上他父亲的原驻地那里。这里，在哈拉和林城（其遗址位于今额尔德尼昭附近）在他和其后继人在位时由伊斯兰教徒和中国建筑师在西欧和俄国工匠的参与下建筑了宫殿。看来由各不同文化代表所修建的该城（它们在不小一块地方在短时间内建成）②应给中亚等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许多宝贵的材料。但1912年进行的初次发掘并没有满足这种愿望，之后再未进行过。

自然，在蒙古宫殿中伊斯兰文化的代表大多来自河中地各

① 依据文本补。——汉译者

② 照行家鲁不路克曾把哈拉和林同Faubourg st-Germain地做过比较。哈拉和林1260年以后已不再是首都。

城市。当窝阔台在位时，河中地为一花刺子模人马合木德·牙剌洼赤统治，他是大汗任命的，驻在霍占德。在牙剌洼赤统治时，1238年在布哈拉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当时布哈拉已从1220年的破坏中恢复了起来。起义是反对蒙古人和当地贵族。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由于马合木德的干预才使该城免于残酷的报复。不清楚马合木德和察合台的伊斯兰教徒大臣哈别失阿迷德之间的关系。后者据一些史料说是讹答刺人，而据另一些史料则说是卡尔迷纳人。他像马合木德一样，出身于富商阶级，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察合台被认为是蒙古习惯法的坚决维护者和伊斯兰教的敌人，当然不会从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中挑选顾问。在赛福阿丁·巴哈尔则——一个有影响的布哈拉舍依赫——给哈别失阿迷德的信中，曾指责他对伊斯兰教保护不力。几个神职人员——尤素甫·萨卡吉和马尔噶朗人巴哈阿丁——的处死也被归罪于他。据说1260年他死后葬于他自己修建的哈那哈①中，这说明他也是个宗教建筑物的修建者。

1238年后不久，马合木德·牙剌洼赤因和察合台不和不得不离开河中地。窝阔台容忍了这次对他任命官员的冒犯，并接受了他兄弟请求原谅的信。马合木德后被任为大都总督并于1254年死在那里。尚在窝阔台在位时，马合木德的儿子马思忽惕别克就被委任为从维吾尔地区到花刺子模整个中亚农业区的总督。他担任此职直到1289年死时为止。尽管在这半个世纪中发生许多动乱，他这一职位又为窝阔台的儿子贵由（1246——1248年）所确认。贵由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敌人。甚至在1251年事变后，当帝国的大权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的长子蒙哥（1251——

① 即托钵僧寺院。——汉译者

1259年)手中时,马思忽惕别克仍担任原职。这时察合台和窝阔台两族因阴谋反对蒙哥(他这时已即位为大汗)而遭打击。这时察合台封地名义上由其孙媳斡尔吉纳<sup>①</sup>统治。帝国的权力实际由拖雷和术赤的后裔瓜分。拔都(术赤之子)和蒙哥势力范围的交接线在塔拉斯稍东的地方。河中地由拔都治理,他死后由其弟别尔哥治理。别尔哥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受到伊斯兰教僧侣阶层的支持。斡尔吉纳也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保护人,有时甚至说她是伊斯兰教徒。马思忽惕别克作为农业区总督的权力被帝国的这两部分所承认。1251年他在维吾尔地方,1255年在萨马尔罕。在萨马尔罕他迎接了统领大军去征服前亚的蒙哥的兄弟旭烈兀。大约在这个时候,马思忽惕在布哈拉(显然是在内城的广场上)修建了一所巨大的以他名子命名的马思忽惕亚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他在喀什噶尔也建有马思忽惕亚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更引人注意的是蒙哥和旭烈兀信仰景教的母亲为在布哈拉修建另一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所捐的布施。这两所学校都各有近千名学生。土耳其斯坦在蒙古入侵前似乎没有这样大的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布哈拉的马思忽惕亚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于1273年当该城为波斯蒙古人攻占时被破坏(详见下文)但稍后被修复,这因为它的修建者1289年可能葬在那里。

当察合台的孙子阿勒灰13世纪60年代利用拖雷诸子间的不和来恢复其家族在中亚的权力时,也得到了马思忽惕别克的支持。对伊斯兰教徒,尤其是对舍依赫们来说,遗憾的是别尔哥的总督们被从河中地诸城逐出。舍依赫赛福阿丁·巴哈尔则的儿子被杀,而哈别失阿迷德的儿子则归附了阿勒灰。阿勒灰从

别尔哥手中夺到的最末一个城市讹答刺,当时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讹答刺的攻取曾得到马思忽惕别克财政方面的援助。1286年继阿勒灰即位的是斡尔吉纳的伊斯兰教徒儿子木巴刺克沙。他的即位不是在伊犁的传统斡耳朵,而是在靠近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安哥兰。这一事实说明,当时中亚的蒙古人已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一个汗八刺<sup>②</sup>也是个伊斯兰教徒,并任用过马思忽惕。但1271年他死时是按照异教徒仪式埋葬的。八刺不得不承认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的最高统治权,后者建立了独立的中亚蒙古汗国。1289年在塔拉斯召开了大会来讨论这个汗国的组织事宜。会上规定王子应远离农业区而住在山里或草原上。农业区的管理和王室税收的征集被委任给由国家任命的专门官员,海都这次又看上了马思忽惕别克。马思忽惕死后,其职位相继由其三个儿子继任。其中前两个当海都(死于1301年)在位时,第三个(住在喀什噶尔)是在海都的儿子和后继者察八儿在位时。

## 中亚蒙古的统治

成吉思汗帝国国家结构的主要特点在中亚要比其它被蒙古人征服的地区保持得久。13世纪中期,帝国仍被看作一个整体。尽管实际上已分为两部分。当时甚至在拔都和别尔哥的领地内钱币仍一律以蒙哥汗的名字铸造。在蒙哥汗时代以前,蒙古汗的名字很少出现在钱币上。这种钱币大量出现可能由于这样的事实所致,即蒙古人这时已用货币税来代替窝阔台时流行的实物税。

<sup>①</sup> 应为Orgina, 巴氏写为Ergene(?)。——英译者

<sup>②</sup> 哥作Baruq较好。——英译者

作为13世纪60年代事件的结果，是蒙古汗成了中国的皇帝，并把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到大都。与此同时组成了三个独立的蒙古国家：俄罗斯的金帐汗国、波斯的伊儿汗国和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前两个不久建有某种行政上的统一，这一点可由带有当地汗名的钱币上看到。在中亚，蒙古汗在一个长时期内仍为一游牧首领，没有直接参加农业区的管理，也未创建任何行政机构，甚至也没有铸造钱币。除了由汗委任的农业区的最高长官外，在不同城市仍保有世袭的统治者（蔑力克）<sup>①</sup>，他们铸有自己的钱币。历史文献、碑铭和钱币都提到布哈拉、讹答刺、沙什（塔什干）、霍占德、费尔干（首府为乌孜干）、塔拉斯有蔑力克，并且甚至在伊犁汗斡耳朵近处的阿里马也有蔑力克。喀什噶尔似乎没有蔑力克，那里市政由萨德尔管理。被阿里马城蔑力克逐出的该城萨德尔也避难于喀什噶尔。分别由萨德尔和蔑力克代表的贵族与民主分子间的斗争在蒙古人统治下继续存在<sup>②</sup>。那时布哈拉一个时期由一中国人赵将太傅(?)治理。这说明为什么在布哈拉的铜币上铸有两种语言——汉语和阿拉伯语的铭文。这是中亚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情况。

在中亚，调和游牧民与定居民的利益要比其它蒙古国家困难得多。蒙古人的征服不是民族的迁移也不是因要寻求新的领土而引起的<sup>③</sup>。成吉思汗的征略对蒙古族的分布上几乎没有什

① 蔑力克为“王”之意。——汉译者

② 把蔑力克说成是民主的代表毫无根据，也不加何所据。——俄编者

③ 巴氏此处只指蒙古本土及蒙古人本身而言，而未考虑诸锡蒙古语部族（如里扎列和开塔克部）迁移的事实，并把蒙古人同突厥人分开。实际上有许多蒙古——突厥氏族部落体（巴氏多用通名“游牧民”、“游牧成份”等表示之）整合了。他们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征服中进行了大范围的迁移，同时并攫取耕地和牧场。——俄编者

么影响。绝大多数蒙古人仍留居蒙古。成吉思汗自己也回到了那里并且其后继人也仍继续住在那里。从全部十二万九千人的正规蒙古军中，幼子拖雷得到了十万四千人。成吉思汗其它三子各得四千人。剩下的一万三千人则分给王室的其它成员。不过蒙古人的远征也引起了游牧民族从东到西的某种变动，并且一般说来造成了中亚游牧民成份的增加。在察合台死去（1242年）和海都继位（1269年）间的年代里，中亚没有强有力的汗，而其地又接近拥有军事实力的游牧民，这对农业区，尤其是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要比蒙古人入侵时的破坏为大。根据传教士鲁不路克的记述，未曾受到兵燹破坏的伊犁河以北的七河地区在1253年左右许多城市消灭了，并被用作牧地。1259年中国旅行家常德在楚河谷也见到许多废墟。

这些记述似乎是指较小的城市。较重要的城市中心曾在一个长时期里成功地抵抗了草原的压力。鲁不路克曾经过名叫Kinchat (Kanjak) 的“萨拉森”（即伊斯兰教徒）城，它位于塔拉斯城北的塔拉斯河岸上。伊犁河北有一“良好的城市”，这里有“操波斯语的萨拉森人”。再往北有一“大城”海押立，在这里鲁不路克第一次见有佛教徒，在这个一度是阿尔斯兰汗哈刺鲁首府的伊斯兰城中并有三座寺院。在距海押立城不远的地方有一村庄，那里的居民全为景教徒并有一个引起“很长时间未看到教堂”的旅行家注意的教堂。这表明鲁不路克在越过楚河谷时错过了下面景教徒的居留地，属于他们的基地和墓志铭在匹失培克<sup>①</sup>和托克马克附近发现。而在他提到有景教徒村庄的地方至今尚未发现有这种景教徒的遗留物。

① 今伏龙芝，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首府。——英译者

那个时期欧洲人尚没有利用经过中亚的商路。这些地区欧洲商业的先进者是威尼斯人尼可罗波罗和马非奥波罗兄弟<sup>①</sup>，他们于1262年从金帐汗国抵达布哈拉，并在1265年从那里去中国。

13世纪70年代是布哈拉整个历史上灾难深重的年代。1273年它受到波斯蒙古军入侵的破坏。三年后又因地方上的骚乱遭到很大损失，之后有七年之久处于荒废状态。马思忽惕别克受海都之命进行了它的重建工作。当海都治下，建立了新的安集延城，该城直到18世纪初为止是费尔干区的重镇。这证明它的城址选择得很成功。安集延是中亚史上统治者不为一己私利而建筑的少有城市（海都和其后继者都不住在那里），它是专为商业贸易目的而修建的。

蒙古帝国暂时曾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地区结合成一个国家。在西方，这个政治体包括了象花剌子模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地区，这两个地区间从前只存在过某种文化和经济的联系。这种统一本应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但13世纪60年代开始的汗室内部分争妨碍了商业的发展。但这些事件并没有影响中国与波斯间的河上贸易。这两个国家都为同支的成吉思汗家族所统治，并彼此结有紧密的同盟关系。因战乱受损失最厉害的是中亚的蒙古国家，它的繁荣依赖于陆路的商队贸易。为此，1304年海都死后不久，这个中亚汗国就向所有蒙古统治者建议在当时唯一可行的形式——联邦的形式——下恢复帝国的统一（名义上承认中国皇帝的最高统治权），来建立各国间的贸易自由。这种条约是订了，但没有付诸实现。因为早在1305年中亚

<sup>①</sup> 即著名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汉译者

蒙古人之间已开始了内讧，统治权又再次从窝阔台系转到察合台系手中。

## 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一词就确立于上述那个时期。“察合台”是组成汗国军力的游牧人用的名字，并且甚至在没有察合台系汗以后，他们仍叫这个名字。形成在这一时期的中亚文学语言也叫做“察合台语”。没有任何其它与蒙古征服有关的名子能获得如此大的名声。在金帐汗国，用作民族名称的既不是术赤也不是拔都，而是他们的后裔乌兹别克（1312——1340年），他在位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首次取得了巩固的地位。

在察合台汗国，对采取传统伊斯兰文化和国体（如果不是接受伊斯兰教的话）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发生在怯伯（1318——1326年）在位的时候。怯伯是木八剌沙和八剌后第一个住在河中地的汗。这次，汗选中卡施卡河谷中纳赫沙普附近的一个地方。在距纳赫沙普两法尔萨赫（12——15公里）的地方为怯伯汗修建了宫庭。卡尔希城就是因该宫而得名的（卡尔希在蒙古语里为“宫殿”之意）。蜀鲁克塔帕遗迹相当于该城前蒙古时代的城址，而枣哈吉麻兰遗址（靠近铁路站）相当于14和15世纪的城址。怯伯在察合台汗国铸造了通行全国的钱币并采用了波斯和金帐汗国的货币制度。他铸造了狄尔哈木和狄纳尔。狄纳尔不是象以前指金币，而是指大的银币。狄尔哈木是小的银币，重二分之一索洛特尼克<sup>①</sup>，一狄纳尔等于6个狄尔哈木，

<sup>①</sup> 此处依俄文原文改。索洛特尼克为旧俄重量单位，等于4.268克。——汉译者

在中亚这种钱后来因怯伯的名子而称做怯伯钱<sup>①</sup>。中亚铜狄尔哈木的消失和银币的恢复使用可追溯到13世纪下半期。把全国按波斯例子分成小的行政和纳税区——土曼<sup>②</sup>也似乎是怯伯。在费尔干和新疆南部地区用鄂尔琴一词来代替土曼。

怯伯并不是伊斯兰教徒（但是这不妨碍之后在其葬地建有伊斯兰式的陵墓）。他被认为是一个公正的统治者和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他的兄弟答儿麻失里（1326—1334年）<sup>③</sup>也住在卡尔希附近，并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同时代人说，这一点非常有利于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另一方面，帝国的统一也因汗迁入城市和脱离以游牧生活为基础的蒙古习惯法而受到损害。根据中国史料当答儿麻失里在位时其兄弟笃来铁木儿统治东部地区。中国人把笃来铁木儿<sup>④</sup>看作是整个汗国的统治者。笃来铁木儿的儿子不赞领导了反对答儿麻失里的运动。答儿麻失里被废黜和杀掉。随之而起的骚乱延续了十年之久，并给七河地区的城市生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当时的一位作者根据旅行者的报道对破坏地区作了生动的描述：“从远处你可以看到绿树成荫、建筑良好的村镇，当你走近想见到村民时才发现十室九空。所有居民都以游牧为生，不务农业”。14世纪下半期在楚河河谷已不存在城市。只在塔拉斯尚有养夷城（Yani, yangi, 为“新的”之意）。帖木耳曾在那里设有总督。15世纪时连这里的城市生活也告结束。到16世纪时已不能确定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的那些废墟相当于哪些城市了。

① 俄国的龙比据说即来自此字（kebek）。——汉译者

② 土曼（tuman）为“一万”之意。——汉译者

③ 这个名字显然来自梵文（佛教徒古字）：Dharm S'ri。——英译者

④ 是否应为笃哇铁木儿（Dava-Timur）。——英译者

## 阿米尔统治者

当这些骚乱的年代里，河中地一个时候又再次归属于住在东方的汗的治下。住在河中地的汗也征略过东部地区。最后，14世纪40年代当合赞汗治下，河中地本身爆发了汗与突厥氏族贵族间的斗争。合赞汗也住在卡尔希附近，他的赞吉尔萨莱宫，在卡尔希西方有两天的路程。不仅是汗，而且主要的游牧氏族在河中地和邻近的阿富汗也占有一定的领地。有四个这种氏族，它们为成吉思汗分给察合台的四个千户：即霍占德附近的扎刺依儿，卡什卡河上的巴尔拉斯，阿姆河上游地区的高琴和阿富汗北部的阿尔拉特。这样，以前把封地分给汗室成员的封邑<sup>①</sup>制度现在改为给强大氏族的首领。合赞汗要在河中地恢复强大汗权的企图导致了他的垮台（1346年）。这以后大权转入到主要氏族的“阿米尔”手中。阿米尔为表示突厥语伯克和蒙古语诺颜的波斯—阿拉伯称号。成为国家首领的阿米尔称为乌鲁斯阿米尔（ulus为“部落、人民、国家”之意）。因为只有成吉思汗的后裔才有权拥有汗的称号，所以就从他们之中来挑选傀儡汗。类似的制度也在前察合台汗国的东部地区建立，那里的主要氏族为杜格拉特，他们统治西部喀什噶里亚和直到热海的七河南部地区。汗国这两部分的以后发展有所不同。在河中地的阿米尔中产生了象帖木耳那样的统治者。他的后裔袭其权力后，连傀儡汗也没有了。另一方面，在喀什噶里亚地区汗比阿米尔要有才干。汗的权力被重建过，杜格拉特阿米尔的权力逐渐被摒除，并重新恢复了以前的封邑制度，封邑首领为汗

① 巴氏使用中古俄语的术语udiel。——英译者



室成员。但蒙古国家组织的传统在西部地区残留较久，而东部地区的游牧民则更多留恋蒙古的氏族传统。河中地的游牧民称自己为“察合台”并把东部地区的邻人看作“剽劫者”（扎答）。在察合台汗国，“察合台”和“扎答”用作两个对立的术语，这和金帐汗国使用乌兹别克（汗的军队）和哈萨克（脱离其合法汗的自由民）的情况一样。同时喀什噶里亚和七河的游牧民称自己为莫古勒（Mogol，阿富汗北部的蒙古人仍是这样称呼。他们是仍保有其语言的蒙古征服者的最后后裔），而称其西部邻人为哈拉乌纳斯（qaraunas），即杂种或混血种之意。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沙里阿特）是和蒙古的国家与民族传统格格不入的。甚至当他们接受伊斯兰教后，蒙古王室也曾多次企图利用伊斯兰教法为其本身的利益服务。虽然更常见的是伊斯兰教法被用作反对蒙古人的武器。和波斯及金帐汗国的蒙古统治者一样，察合台人和“莫古勒人”都是伊斯兰教徒。但在游牧民的国家 and 民族生活里，宗教原则只居于次要的地位。为此，蒙古国家的覆亡可认为是宗教（伊斯兰教）的胜利。

## 花 刺 子 模

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地方的伊斯兰王朝开始崛起于不同的省地。在其钱币上宗教的信条往往代替统治者的名子。一个“王国属于真主”的铭文表明了神权原则和对与宗教无关的国家制度所持的否定态度。带有类似铭文的钱币也在花刺子模铸造。这个地区14世纪60年代在察合台汗国分裂和贾尼别克汗死（1357年）后以及金帐汗国的动乱之后，重又联合成一独立的

国家。花刺子模的统治者属于突厥化的蒙古宏吉拉特氏族。当帖木耳治下强大起来的察合台汗国力图收回南部花刺子模时，花刺子模统治者胡赛因苏非这样回答了帖木耳的使臣：“你的王国是一战争地区（即异教徒国家），而伊斯兰教徒的义务就是向你们宣战。”为此，花刺子模人不认为察合台人是伊斯兰教徒，这正象察合台人把俘虏来的莫古勒人卖为奴隶不认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一样。

蒙古治下商队贸易的发展对花刺子模及其首府兀龙格赤特别有利。该地区的农业的发展比不上前蒙古时期或现在。阿拉伯旅行家伊宾·巴图塔在其1333年从兀龙格赤到布哈拉的路上，除柯提（今之舍依赫阿拔斯——瓦里）<sup>①</sup>外没有见到一个村子，但兀龙格赤被描写成突厥地方“最大、最重要和最漂亮的”城市。市集上人多得无法通过。欧洲旅行家也提到兀龙格赤，说它是所有商品都有行销的大商城。该城在蒙古人破坏后恢复得如此迅速，以致前蒙古时期的文化传统未曾中断。12世纪初在花刺子模建立的唯理神学派别 Mu'tazilites 一直存在到14世纪末。在花刺子模和沿锡尔河下游一带，早在12世纪就已存在在伊斯兰突厥语文学。当其组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时，14世纪这些地区对突厥文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一地区的作家在时间上要早于察合台汗国作家，虽然后来突厥文学语言被称做“察合台语”<sup>②</sup>。花刺子模罗致了一批后来对发展帖木耳汗国科学和艺术上起过影响的学者和艺术家。残存于兀龙格赤废墟中的14世纪上半期的宏伟建筑物应影响过帖木耳及金帐汗国的

① 今哈拉克勒柏克自治共和国的贝鲁尼区中心。——俄译者

② 现在一般把这一时期花刺子模作家如花刺子米、库特布等作品的语言称做花刺子模突厥语或早期察合台语。——汉译者

## 六

### 帖 木 耳

城市建筑（如布勒卡尔城，在伏尔加河畔）。只有仔细研究这些花刺子模遗迹，尤其是其中著名的土拉伯克哈尼姆陵墓后，我们才能确定这一影响的细节。

下面这一点是肯定的，即阿姆河在蒙古入侵后又再次开辟了通向萨里卡迷失低地的道路，并从那里沿乌兹波依<sup>①</sup>河床通向里海，应影响与伏尔加河流域及高加索的商业联系。我们知道位于里海河口村庄的名子，船只可从那里溯流而上，但高达二十八英尺的乌兹波依瀑布使得不能建立从老兀龙格赤到里海的航道。据说15世纪初期锡尔河不是流入咸海而是流入阿姆河。证明这点的是14世纪尚存在于锡尔河下游的诸城遗址。据我们所知，这些地方既未受到帖木耳征略的破坏，也未受到其它军事事件的破坏。

帖木耳属于巴尔拉斯氏族并生于沙赫里萨卜孜城附近。他初露头角是在1360年。当时他投到曾短期占有河中地的莫古勒汗秃黑鲁帖木儿汗的麾下。结果，帖木耳成为巴尔拉斯的封王，在随后的年代里，他有时同莫古勒人结成联盟，有时则同其它察合台阿米尔一起来反对他们。1365年，包括帖木耳在内的察合台阿米尔把国家放弃给莫古勒人，于是萨马尔罕政权转入一个群众运动<sup>①</sup>的领导人手中。后者曾成功地击退了入侵者的进攻。但翌年，他们成了阿米尔背信弃义的牺牲品。开始阿米尔们花言巧语感谢他们胜利地保卫城市之功，从而麻痹了他们的警惕性。在其内部倾轧中阿米尔使用了同样的办法。帖木耳也用同样办法取得了胜利。反对乌鲁斯阿米尔暴动的主因和以前反对汗的运动一样，即因为最高统治者想转移驻地，特别是想把其财库放在设防坚固的城市中，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同部落成员的影响。帖木耳的前任阿米尔胡赛因就是想这样做的人，他挑上了巴尔赫城。帖木耳曾极力劝阻他这样做，他援引其叔父阿不都拉的例子说明，当他（指阿不都拉）想把萨马

<sup>①</sup> 这里指称为Sarbadār（敢死队之意）的人民群众运动。——汉译者

尔罕做为首府时曾引起察合台人的骚乱。胡赛因未采纳这一建议。帖木耳的预言应验了。但这次不满分子的首领是帖木耳自己。结果胡赛因被推翻并被杀死。1370年政权转入帖木耳手中，他一即位就做了在其前任时他曾加以反对的事情。在这之前，他已在沙赫里萨卜孜和卡尔希建有城堡。现在他就把萨马尔罕变为一个设防坚固的首府，又在那里修建了一个专门存放其财宝的堡垒。

杀害被推翻的胡赛因被赋与合法的性质，它实际上是由阿米尔开胡斯饶按照可兰经所允许的血亲复仇方式干的。开胡斯饶的兄弟十年前曾死于胡赛因之手。但两年后情况发生变化。血亲复仇的法律用来对付开胡斯饶本人。他被控背叛帖木耳。死刑的执行交给有权为胡赛因报仇的人。

帖木耳及其追随者力图用同样的方式来使其进一步的行为合法化。象其前任一样，帖木耳把成吉思汗系的傀儡汗扶植到王位上，藉他们的名义来给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实际上，这些汗连做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的荣誉也没有。并且杜撰出一个传说来为帖木耳有权承继权位辩护。那里说，依据一项协定，帖木耳的祖先<sup>①</sup>当成吉思汗的后继人统治时曾任握有大权的阿米尔。这个协定曾数次续订过。后来在骚乱中被忘掉。由于帖木耳娶了合赞汗之女、阿米尔胡赛因的寡妻，这样就和汗的家族结成了亲戚关系，并取得了古尔汗（gürkhān“駝马”）<sup>②</sup>的称号。这一点使他凌驾于其他阿米尔之上。直到

① 据A. Z. 托干教授的意见，成吉思汗和帖木耳都属于共同的祖先——卜契恰尔（Buzanchar）。

② 正确的写法应为Kürkhan，和喀尔汗（qur-khan）完全不同。——英译者

死，帖木耳力图利用蒙古帝国，尤其是察合台的观念和传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察合台人构成他的主要军力。外表上，这支军队与其说象伊斯兰教徒不如说象蒙古人（都留有辫子）。帖木耳与其亲信的关系决定于军事习惯和传统。在察合台人中他的主要支柱是巴尔拉斯部。他的宿敌扎拉依尔人1376年按照帖木耳的命令，遭到相当于现在军队被遣散的命运：宣布废除扎拉依尔乌鲁斯，其残留人员分配在各个阿米尔分队中。

比起蒙古的军事统治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传统对帖木耳来说只居次要地位，虽然他曾巧妙地利用它们来为其行为辩护和抬高其汗国的身价。在土耳其斯坦，帖木耳的拥护者主要是以萨马尔罕的伊斯兰舍依赫（Shaykhal-islam）<sup>①</sup>和忒耳迷城的赛依德（Sayyids-）<sup>②</sup>为首的伊斯兰教上层。1371年一个忒耳迷城的赛依德叛变，并投到帖木耳敌人方面去。这纯为偶然事件，并且不论对帖木耳和对其它赛依德来说都不起什么作用。属于该阶层的有来自麦加的移居者赛依德巴拉卡。帖木耳曾把阿富汗的俺都怀城赐给他作封地，死后并葬在帖木耳的近处。按照传统，帖木耳曾把几个与普通群众有较密切联系的苦行派舍依赫作为自己精神上的保护人。其中有他的启蒙教师沙赫里萨卜孜城入舍依赫沙姆斯丁·库拉勒和呼拉珊入舍依赫扎因丁·塔亚巴狄。不过前者死于帖木耳统治的初年，而后者在帖木耳历史上只在1381年提到过一次，因而他们对帖木耳活动的影响是不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没有关于帖木耳和布哈拉托钵僧之间某种亲密关系的记载，虽然纳克施班狄

① 为中亚伊斯兰教首领。——汉译者

② 为对穆斯林教徒后裔的尊称。——汉译者

派<sup>①</sup>（它至今尚有很大影响）的创建人，布哈拉最有影响的舍依赫之一巴哈乌丁·纳克施班德是帖木耳的同时代人。那些与游牧民族传统有关的对伊斯兰教圣人的崇拜，对帖木耳来说应具有特殊意义。引人注意的是，帖木耳在其故乡沙赫里萨卜孜和首府萨马尔罕以外所修建的唯一大建筑物，是在雅萨城（又名土耳其斯坦城）12世纪舍依赫阿赫买德·雅萨维葬地修建的陵墓，雅萨维曾在突厥人中积极布过教。

在国内，宗教的狂热只被帖木耳用作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在叙利亚，他以受虐待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复仇人的姿态出现，为此被认为是一个狂热的十叶派教徒。但在十叶派的麻咱答兰那里，他又变为在纪念先知伙伴时受到十叶派凌辱的人的复仇者。帖木耳常用的另一口实是，波斯（是他力图征服的主要对象）在由于政治上的分裂而引起的混乱后必须重新恢复和平和秩序。事实上，他进行征战真正动机是他的征服狂。据说，他曾说过下面一句似乎反应其内心思想的话：“世界整个有人居住的空间没有大到可以有两个国王的程度。”这种带有几分病态的狂语说明，他想以巨大规模的行动（破坏和建设的）来恐吓世界。他通过这些行动与其说要获得长远的结果，不如说是要造成一种外部的强烈印象。帖木耳的征略包括了一个广袤的地区，从俄罗斯的叶莱茨到德里，从斯米尔纳到大裕勒都司（新疆库车北）。但除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外（在那里帖木耳给其子孙开拓了封邑），他的征略不过是破坏性的掠夺而已。帖木耳把所有战利品都运到萨马尔罕，其中包括用来给世界征服者的首都增添光彩的作家和学者。但是那种

<sup>①</sup> 中亚最有影响的托钵僧派。——汉译者

认为除萨马尔罕外，帖木耳所到各处的活动都是破坏性的意见，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他在远离萨马尔罕的卡布尔河谷和木干草原地区修建了巨大<sup>①</sup>的灌溉工程。按照帖木耳的计划，萨马尔罕要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市。他的想法可由萨马尔罕周围建有一系列冠以伊斯兰世界主要城市名字的村庄看出：巴格达、大马士革、密斯尔（开罗）、设拉子和苏丹尼亚。

帖木耳整个青年时期是在军事活动中度过的。他没有受过教育，甚至不识字。但他对其宫廷的文化生活并不陌生。除突厥语外，他能说波斯语，并从和学者们的交谈中获有各种学科的某种知识。他曾以其历史方面的知识使历史学家依宾·哈勒东感到惊讶。他同当时最优秀的棋手下棋。他的建筑师们在工程中要接受他的艺术构思的指导。他所修建的一些建筑物与一定的征战有关，沙赫里萨卜孜的白宫（Ag-Saray）是1380年由他1379年在花刺子模俘获的工匠修建的，现在萨马尔罕以比比哈尼姆之名知名的伊斯兰教大寺院，是在帖木耳从印度回来后在1399年动工修建的。后者可以看作帖木耳建筑活动的典型例子，从艺术构思方面看，这座建筑虽然雄伟壮丽，但技术上建筑的如此草率，甚至在帖木耳生前，顶上的石头就已开始掉落，危及做礼拜人的生命安全。

在所有文化地区中，花刺子模因帖木耳的征战活动受害最大。该地人民曾数次起来反抗入侵者。1388年花刺子模首府兀龙格赤被夷为平地，只有礼拜寺和礼拜寺的尖塔得以幸免。该城所有居民被迁移到萨马尔罕。1391年帖木耳允许重建该城，但只准有原城的四分之一大。帖木耳曾数次出征过河中地

<sup>①</sup> 这个修饰语很难令人同意。——英译者

北部、西部的邻人，但这只是对这些草原游牧民前此的掠夺给予惩罚或者防止未来的入侵而已。只有通过垦殖活动才能保障草原的持久和平，但帖木耳治下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当其统治的末年，当他计划远征中国时，他才修建了一列前进哨所。在阿史不来（今锡尔河省和七河省的界河）河上建了一个堡垒，并采取措施来恢复该地区的农业。在热海建筑了另一堡垒。1404年大军齐集在从沙赫鲁黑亚<sup>①</sup>到萨乌兰的锡尔河一线上，准备远征中国。但就在出发在即的时候，1405年回历8月18日帖木耳死于讹答剌。同年放弃了热海和阿史不来河上的堡垒，并与莫古勒人订立了协定，据协定，莫古勒人收回前此被帖木耳夺去的地区。数年后当由于帖木耳之死而引起的骚乱被平息后，国家的最高权力为其子沙赫鲁黑取得，而乌鲁格别克<sup>②</sup>则作为他在萨马尔罕的代表。这时阿史不来又成为察合台汗国的东北边界。1425年循其祖父之例，乌鲁格别克进行了深入莫古勒斯坦腹地的远征。他到过帖木耳建在热海畔的堡垒，并从伊犁河谷上游携回两大块翡翠石放在帖木耳墓上。关于乌鲁格别克此次征战的另一纪念物，为立于萨马尔罕和吉扎克间吉兰乌提峡谷中的碑文。但乌鲁格别克的征略未产生深远的影响。既没有获致草原上的和平，也没有恢复先前的农业和城市生活。

① 以帖木耳之子沙赫鲁黑名字命名，今其遗址沙拉黑亚在锡尔河和安德林河汇合处附近。

② 沙赫鲁黑之子，著名的天文学家——汉译者

## 帖木耳后裔

当乌鲁格别克在位时（1409—1449年，1447年以前是以其父沙赫鲁黑的名义），萨马尔罕保有其作为首都的全部豪华，虽然王朝的首脑沙赫鲁黑住在赫拉特城。乌鲁格别克<sup>①</sup>罗致了一批学者和艺术家在其官庭中，修建了壮丽的建筑物，其中包括萨马尔罕广场前的伊斯兰教大学，在城市北部修建了天文台，他自己进行了天象观测，并写有天文学方面的著作。当时人说他是皇位上的学者，并把他与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相比。不象沙赫鲁黑治下的赫拉特，那里伊斯兰教气氛占统治地位（沙赫鲁黑完全摒弃了成吉思汗的律令，并且只愿成为一个伊斯兰教苏丹和哈里发），而在乌鲁格别克治下的萨马尔罕则继续存在活跃的文化生活。伊斯兰舍依赫参与了这种生活，但一般群众或者他们的精神指导人——托钵僧们则不能参加。比起对其祖父帖木耳来，托钵僧们更不喜欢乌鲁格别克，但也不象怕其祖父那样怕他。在乌鲁格别克生前，从托钵僧阶层中产生了一个政治领导者，他就是纳克施班狄教派的和卓阿赫拉尔<sup>②</sup>。他的名子是和宗教反对战胜土耳其斯坦的高度世俗文明生活和城市文化联系在一起。

① 关于乌鲁格别克，参见巴氏的另一专著《乌鲁格别克及其时代》。——英译者

② 在译文中使用这一称号的中亚形式（Khoja），波斯文形式为Khawaja。——英译者  
和卓一词原指似哈里发之一的后裔，在中亚也用来指穆罕默德的后裔。——汉译者

乌鲁格别克在其统治的后半期所遭的不幸，他的不善于处理沙赫鲁黑死后所产生的混乱政局，以及其幼子阿不都阿泽孜的轻举妄动，使他丧失了所有的威信。大权转到他另一个儿子阿不都拉蒂甫的手中，后者不惜干出弑父杀弟的勾当。阿不都拉蒂甫统治时开始的宗教反动，1450年曾中止过一个短时期。当时阿不都拉蒂甫在一次军事阴谋中被杀，乌鲁格别克的侄子阿不都拉即位，并恢复了其叔父的传统。但1451年阿不都拉在一次与阿不赛依德（帖木耳的另一个后裔，和卓阿赫拉的傀儡）的战斗中被杀。阿不赛依德的成功要归功于乌兹别克游牧人的帮助。那时乌兹别克人在其汗阿不哈依尔的统率下已在锡尔河下游立定了脚跟。象伊斯兰世界其它几次情况一样（例如在西班牙的例子），宗教的反动在其反对世俗文化的斗争中又一次在蛮族中找到了同盟军。

15世纪下半期，与沙赫鲁黑和乌鲁格别克时期相反，学者、诗人和艺术家在赫拉特比在萨马尔罕和布哈拉能得到较好的待遇。赫拉特在苏丹胡赛因（1469—1506年）治下（其领地包括有外里海省<sup>①</sup>和花刺子模）成了文化活动的中心。尽管在赫拉特居民中缺乏突厥成分，但就是在这里，中亚突厥语诗歌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它的主要代表作家米尔·阿里·希尔<sup>②</sup>是苏丹胡赛因的宰相。米尔·阿里·希尔力图通过其作品证明，用突厥语可以创作出不次于“萨尔特”语<sup>③</sup>的文学作品来。萨尔特（Sart）一词源自印度语，突厥人原用“它”表示“商人”之

意。在蒙古人中，萨尔塔克台（Sartaqtay）和萨尔塔乌勒（Sartaul）用来指一般伊斯兰文化的代表者，尤其是指伊兰人，与表示伊兰人的塔吉克（Tājik）一名同义。在乌兹别克人那里，随着土耳其斯坦伊兰人的突厥化，萨尔特这一名称则用来指土耳其斯坦突厥语的定居民<sup>④</sup>，以别于操伊兰语的塔吉克人。如“塔吉克”一词起初只用来称阿拉伯人，后来用来兼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最后只用来指波斯人一样，“萨尔特”一词起初只指波斯人，后来用来指波斯人和突厥人，最后只用来指（定居的）突厥人。

① 今土库曼共和国。——英译者

② 即那瓦依（Nawāy）。关于那瓦依可参见巴氏的专著《米尔·阿里·希尔》。——汉译者

③ 指波斯—塔吉克语。——汉译者

## 七

### 乌兹别克汗国<sup>①</sup>

苏丹胡赛因和其合作者<sup>②</sup>似乎曾成功地进行活动而未引起宗教界反对。但他死后，又照例发生了动乱，并且文化的进步也为外族的征服所打断。16世纪初期，乌兹别克汗阿布哈依尔的孙子舍班尼征服了土耳其斯坦和呼拉珊的所有帖木耳后裔的领地，其中包括苏丹胡赛因的前王国。舍班尼死于一次与新波斯国的建立者伊斯马依勒沙发生在谋尔夫的战役中。有一个短时期，布哈拉和萨马尔罕再次转入帖木耳的后裔苏丹巴卑尔<sup>③</sup>的手中。但1512年舍班尼的侄子兀巴依都拉击败了巴卑尔，恢复和巩固了乌兹别克人在土耳其斯坦的统治。差不多与此同时，其它乌兹别克汗也把波斯人从花刺子模逐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王朝。苏丹巴卑尔退到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有名的伊斯兰教王国之一<sup>④</sup>。这个王朝依传统也被认为是“察合台的”，虽然在那里并没有任何察合台后裔。

① 关于16—19世纪中亚史的主要参考书见伊凡诺夫的《中亚史概论》一书，第234—246页。——俄编者

② 指鄂瓦依。——汉译者

③ 他的回忆录是突厥语散文的典范。

④ 即莫卧儿王朝。——汉译者

兀巴依都拉（死于1539年）被认为是伊斯兰精神的理想统治者。在他和其后继人的统治下，政治上的优势逐渐从帖木耳及其后继人的首府萨马尔罕转移到布哈拉。兀巴依都拉和舍班尼朝的主要代表人物阿不都拉汗（1559—1598年），以及17世纪出身于阿施塔尔哈尼朝（或称占尼朝）诸汗的活动都与布哈拉有密切关系。阿不都拉征服了呼拉珊和花刺子模，并曾率军深入到草原的腹地。他也象乌鲁格别克一样，在吉兰乌提峡谷中留下了关于这次远征的碑文。象帖木耳一样，阿不都拉主要是作为一个建设者而留在人民群众的记忆中。除了他们实际建造的以外，又把许多别的建筑也说成是他们修建的，如萨马尔罕附近扎拉夫尚河上的拱形桥，而实际上它建于舍班尼时代。

乌兹别克人的征服并没有导致文化活动的完全停止。但花刺子模（这里14世纪时曾达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乌兹别克汗国的生活则是十分低的。曾在波斯住过十年并因而比他的同胞受到较好教育的阿布勒哈孜（1643—1663年），曾想编写一部关于其王朝的历史，但因找不到胜任这一工作的人，结果不得不自己动手<sup>①</sup>。另一方面，只是在乌兹别克人统治时才首次在扎拉夫尚盆地写出了丰富的历史著作。而帖木耳及其后继人的历史家不论出生地和工作地点完全都在波斯。那个时期修建的一些建筑物，如萨马尔罕建于1619年的希尔达尔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并不逊于帖木耳或乌鲁格别克时建造的。包括巴尔赫在内的阿富汗北部也属于乌兹别克汗国的版图。由于地理上靠近兴都库什山那边著名的印度大莫卧儿王国（巴卑尔的后

① 指著名的《奥原世系》一书。——汉译者



裔)，巴尔赫城成为世俗文化生活的中心。17世纪40年代被从巴尔赫石到布哈拉来的纳狄尔·穆哈买德汗由于把巴尔赫的风尚带到严肃、虔诚的布哈拉而引起臣民对他的不满。

## 十八世纪

对整个伊斯兰亚洲来说，18世纪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衰退的时期。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这点尚远没有充分研究过），似乎是15世纪开始的、由欧洲人独占的海路贸易的发展和陆路商队贸易的衰落。在土耳其斯坦，乌兹别克汗国政治上频繁的动乱，早在16世纪就为其草原上的邻人利用过，即西部的土库曼人和东部的哈萨克人。哈萨克人就是15世纪从其民族主体分出来的一部分乌兹别克人，他们没有参加对帖木儿王国的征服活动<sup>①</sup>。18世纪的动乱特别影响了萨马尔罕和希瓦。17世纪当阿姆河改道注入咸海后，花刺子模的首府从兀龙格赤迁到希瓦。这事发生在新兀龙格赤城（距希瓦不远）建成以前。新兀龙格赤城取代了旧兀龙格赤城在商业上的地位。有一个时期，萨马尔罕和希瓦完全荒废了。到18世纪末，当新的王朝建立时（布哈拉的芒吉特朝和希瓦的洪吉拉特朝）才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早些时候，在费尔干建立了孟朝（Ming）<sup>②</sup>。那里的伯克们于19世纪采取了汗的称号。这样，除以前已存在的布哈拉和希瓦两个乌兹别克汗国以外，又添

<sup>①</sup> 后来哈萨克人被诬称为吉尔吉斯人。

这里巴氏指苏联十月革命前的情况。当时哈萨克人被称为吉尔吉斯人，而真正的吉尔吉斯人则被称为哈拉吉尔吉斯人（即黑吉尔吉斯）。——汉译者

<sup>②</sup> 约从1700到1876年。——英译者

上了第三个汗国——浩罕汗国。它的名子来自新王朝建立的新城市浩罕城。

## 十九世纪

19世纪当欧洲最终确立其文化的领导地位时，土耳其斯坦作为伊斯兰亚洲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在文化发展上又低于其它伊斯兰国家。在俄罗斯人来到这里以前，土耳其斯坦没有印刷业，不论是石印或是活字印刷。而那时土耳其和波斯早就有了印刷业。在土耳其和波斯的国家、社会生活中，早在18世纪时已见有欧洲的影响，而土耳其斯坦在这方面仍完全处于中世纪的状态中。只有蒙古入侵后首次复工的金币铸造厂表明，通过波斯的中介它和欧洲曾发生过某种经济上的联系。

但是如果认为俄国征服者在土耳其斯坦碰到的只是野蛮愚昧和没有什么可以赞成的文化活动的話，那是错误的。在俄国征服时，土耳其斯坦大部分的经济状况比起一世纪前，已有很大发展。希瓦和萨马尔罕又再次成为重要城市。比起16和17世纪来，在19世纪希瓦和浩罕汗国在文化（尤其是历史学）和建筑方面呈现出一幅比布哈拉更为生气勃勃的局面。费尔干首次成为一个大国的中心，它几乎包括有整个锡尔河流域。浩罕成功地使锡尔河省东部和七河省西部的一部分游牧民置于其统治之下。在中断了数世纪之后，又恢复了对草原地带的垦殖活动，并在浩罕汗国新建堡垒的保护下，恢复了农业生产。在费尔干本地，俄罗斯人见到完全为浩罕修建的浩罕、安集延和纳曼干<sup>①</sup>城市。浩罕汗国实施了利用卡拉河和纳林河水

<sup>①</sup> 纳曼干为一新城市，它在17世纪时还是一个村庄。



庞大灌溉计划。这是土耳其斯坦过去历史上甚至在其文化发展达到顶点时费尔干地区也未曾有过的事。费尔干地区首次在土耳其斯坦取得了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并在俄国统治下一直保有这种地位。乌兹别克诸汗国时代的另一遗产是塔什干城的兴起。塔什干现在是土耳其斯坦的首要城市<sup>①</sup>。它在阿不都拉汗时代对土耳其斯坦文化生活只具有次要意义，所占面积也比现在小得多。

象别的地区一样，土耳其斯坦的未来决定于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地位。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地区<sup>②</sup>，土耳其斯坦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完全有赖于铁路的发展（它恢复了与海路贸易有同等重要性的陆路贸易）。土耳其斯坦大概将不再起它以前起过的那种与远东贸易上的作用，并且也似乎不可能在西伯利亚铁路外又修建一条贯穿土耳其斯坦到中国的铁路<sup>③</sup>。不管怎样，未来修筑欧洲——印度铁路的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知道在这一规划中土耳其斯坦将起什么作用。

为此，俄属土耳其斯坦不但有其过去，同时也有其未来。

---

① 现在为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府。——英译者

② 此书写于1920年。——英译者

③ 除连接土耳其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土西”铁路外，1955年又拟动工修建从兰州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铁路。——英译者

关于土耳其斯坦考古和历史的主要著作可参阅V. I. 马塞勒斯基的《土耳其斯坦边区》，1913年（«Turkestansky kray»，此书作为《俄罗斯——祖国通史Rossiya, Polnoye opisanie neshneye otchestva》第19卷出版）；同书，页273以下为土耳其斯坦简史。关于此书的书评载ZVO, 1913, XX I, 页198—206。最近的著作有：V. 巴尔托里德的《土耳其斯坦灌溉史》（Barthold, K istorii osheniye Turkestana, 1914）等。